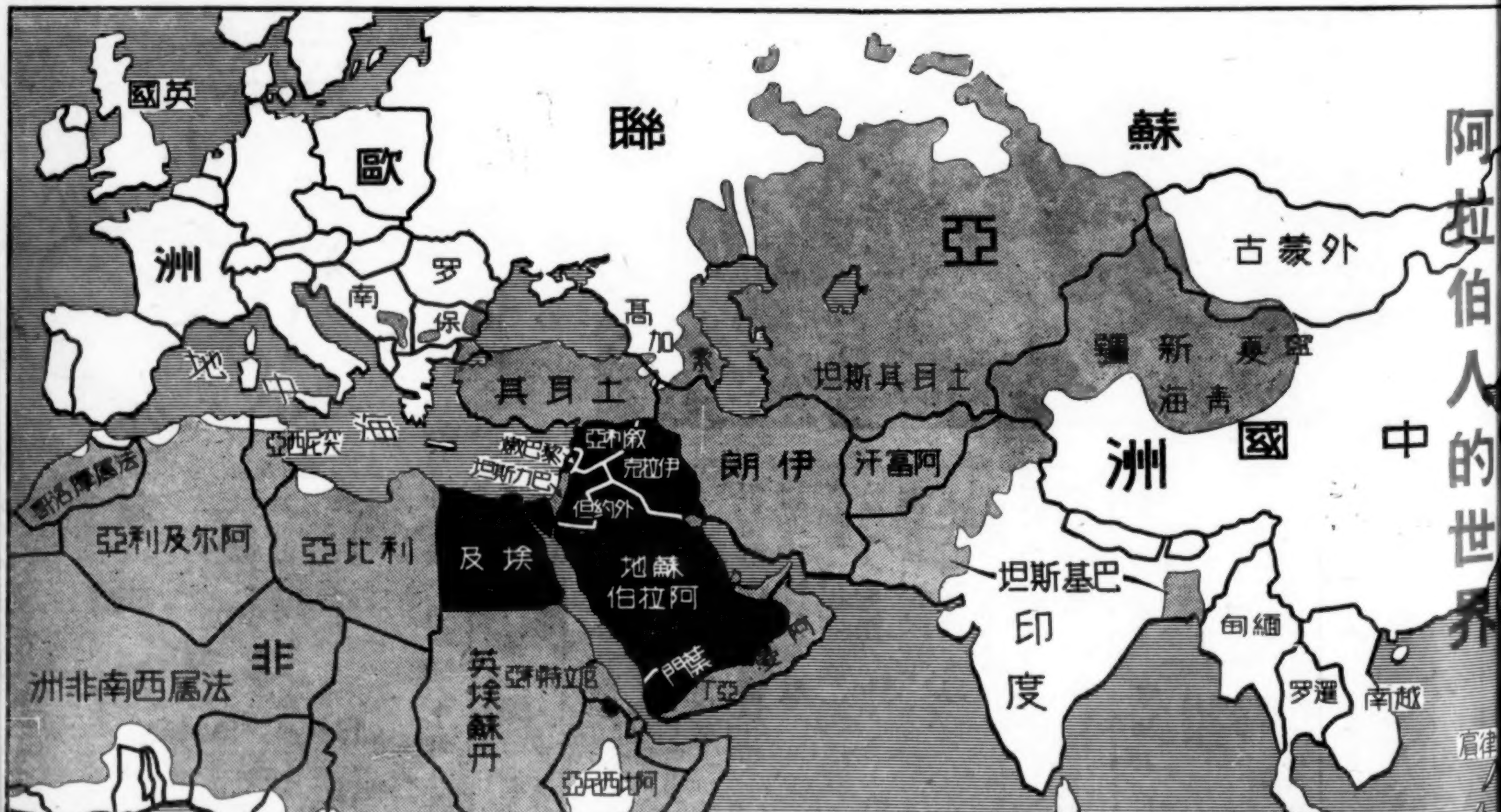
際政治經濟文化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第二十一期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版



圖畫中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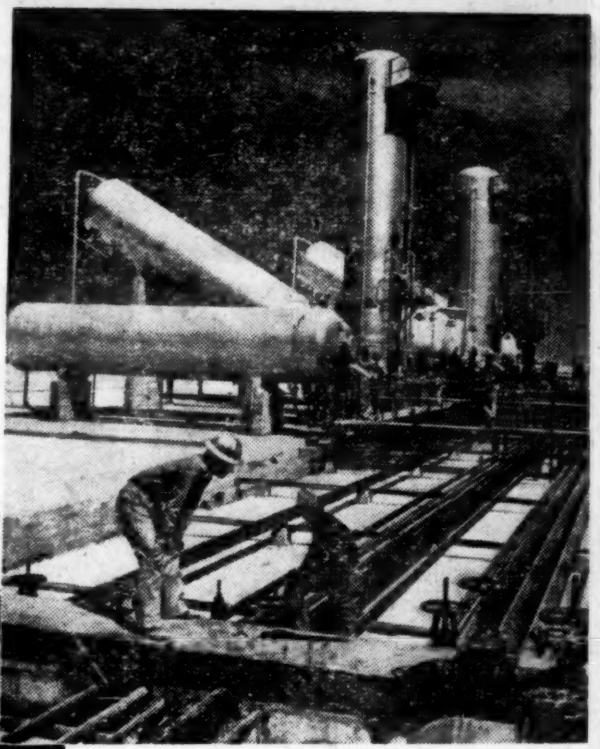
中東戰場

油與血的交流

巴力斯坦的戰火，美國對於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的政策，英美在中東的矛盾，一切都以中東的石油利益爲中心。

在蘇地阿拉伯的沙漠中間，美國的石油石油公司已經開鑿了油井，建立起煉油廠，敷設下通往地中海岸的油管。美國對中東，對巴力斯坦的一切政策，必須着眼在石油的利益上。

(上)美國在阿拉伯的石



(上)阿拉伯油田的主人

(美國控制下的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

(左)中東石油田上的阿拉伯工人，爲美國的油商們工作

碧血黃沙

★ ★ ★

油與血養肥着他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二十一期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 目錄 —

瞭望台 ……（一）
世界和平之路坦蕩——六國會商——英國與巴力斯坦——英國工黨何處去？——越南新臨時政府——特萊柏計劃
從美蘇關係看世界和平前途 孫思定（四）
聯合國面臨考驗 宦鄉（六）
美國「自由主義」的清算 劉尊棋（九）
論康登事件 華萊士（一一）
海牙會議內幕 杜德（一二）
義大利總統艾諾第 婁軍（一三）
日本：舊傢伙的新改造 小魚譯（一四）
阿拉伯聯盟是什麽？ 任谷譯（一五）
蘇聯文學三十年（上） 何家槐譯（一六）

零售：每冊法幣五萬元

預定 三月共計 十二期計

平寄：五十萬元
掛號：六十二萬元
航平：六十七萬元
航掛：八十萬元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四元

•郵費漲價另函通知•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廣告價目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
底外(雙色)	一千五百萬元	九百萬元	五百萬元
封底裏	一千四百萬元	八百萬元	四百五[illegible]
正文前後	一千二百萬元	七百萬元	[illegible]

世界和平之路坦蕩

自史莫換文，史太林答覆華萊士建議之後，國際形勢的發展表明了一個事實：世界爭和平的浪潮是在向前飛騰中。

像光明衝破了黑暗，像太陽消融了積雪，國際危機的烏煙瘴氣澄清了；戰爭歇斯底里的叫囂淹沒了。杜魯門馬歇爾諸氏等雖在手忙脚亂中把和平之門一關再關，但怎關得住這排山倒海的不盡滾滾的和平巨浪呢！

這不僅是美蘇兩國間的事情，這是世界人民和平運動的一環；這不僅是「冷戰」的斷落，這是爭和平的新開始；這不僅是外交戰術上的誰勝誰負，這是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一致願望。蘇聯的人民要和平，美國的人民要和平，全世界的人民要和平。華萊士和史太林的號召，已經把世界的和平巨浪滙合爲一了。

現在大家都認識，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和平並存，不但可能，而且爲了普遍的和平利益是絕對必要的。從馬歇爾十九日所發表的國際局勢的節略，以及二十二日塔斯社答覆馬歇爾的聲明中，可知美蘇兩國其實沒有什麼基本的利害衝突。現在的問題只是在於華盛頓竭力避免採取實際步驟來達成協議。就拿馬歇爾和塔斯社聲明中所提諸如關於原子能管制問題、對德對日和約問題、美蘇駐軍朝鮮問題、美國干涉義大利選舉問題、在聯合國會員國領土上設立軍事基地問題等等，何一不可談？爲什麼不肯談呢？華萊士說：「在過去兩星期中，蘇聯曾兩次答覆建議說，現在時機已經成熟，應當成立協議結束冷戰。但是政府和民主、共和兩黨政治家對於結束冷戰的建議却攔頭澆上一盆冷水。政府說：『我們曾談到這些事情，現在我們倦於談判了。』但是人民說：『我們從前曾爲這些事情而戰，現在我們倦於作戰了。我們需要和平。』政府藉口時過境遷而不求獲致協議，這不但理由薄弱而且可恥的。」（合衆廿二日電）

一些也不錯，世界現在倦於作戰了，世界人民需要和平。世界人民認識美蘇的協議乃是世界和平重要的部份。他們一定要促成他們公開的談，一定會把華盛頓一關再關的門擠開的。

華盛頓的門關不住了：一面關不住日趨消散的戰爭歇斯底里的氣氛；一面更關不住洶湧澎湃中的爭和平的巨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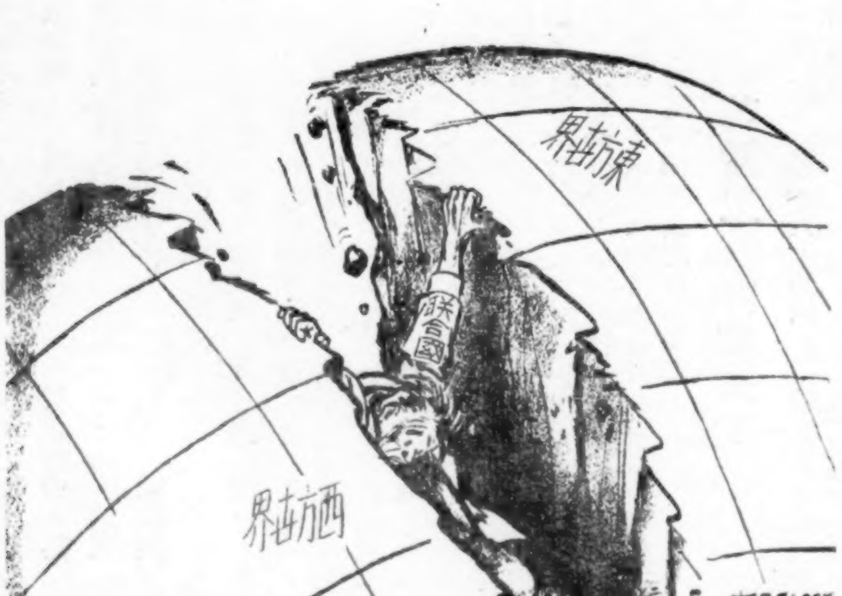
世界的和平之路是坦蕩的。

六國會商

在和平的洪流中，西歐聯盟這部戰車雖已骨架俱備，却終於破綻畢露了。史莫換文之後，首先驚慌失措的是英國外長貝文；巴黎方面亦大感不安。二十二日，英國在遠東委員會中第一次對美國扶日政策表示了公開的反對；英美對於聖地局勢的意見分歧更是顯然的，美國參院撥款委員會主席白里奇甚至主張削減對英援助的款項。在對德問題上，法國和荷、比、盧仍未能消除疑懼，而在倫敦六國會商中形成了對美英的分歧。在北歐，瑞典堅持中立，反對挪威與英國聯盟，北歐聯防談判一無結果，西歐聯盟能否擴大到北歐大成問題。

這種種的發展，多少都是美國控制下這部西歐戰車中的內部障礙。

十九日，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決議，建議由西歐國家締結區域軍事同盟，並規定美國於獲得其議會的同意後，亦得參加此等區域軍事同盟。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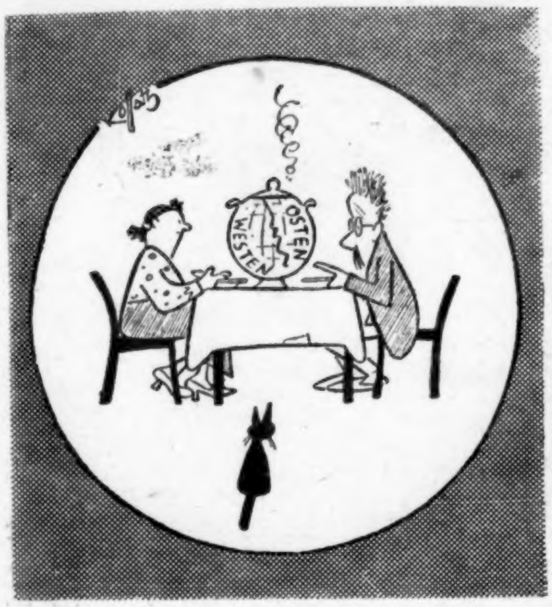
世界的裂罅

美國眼中「冷戰」下的聯合國

（美國「華盛頓郵報」）

是美國對西歐聯盟進一步的控制，也是對西歐諸國的一種「打氣」吧。

美、英、法、荷、比、盧六國在倫敦的非正式會談，也含有替西歐聯盟「舖路」的作用。但直到記者執筆時止，六國對於共同對德問題尙未獲致協議。美國駐英大使陶洛拉斯不斷與英外相貝文接觸，據說就是爲了取得英美一致，以克服法國等的歧見。據廿五日倫敦廣播，法國至今仍反對美國的國際管制魯爾區的計劃，謂其內容頗爲鬆弛。美國計劃主張設立由六國加上德國組成的國際管制委員會，監視魯爾區域鐵鑛苗、煤和焦煤的分配。法國則堅持該一國際委員會必須具有管制西德進出口的權力，藉以防止德國產生足以控制全歐工業的機構。



德國人眼中的世界

女：我看這個湯壺的命運不長了。

男：你不知道愈是有裂痕愈能用得長久呢。

（轉載美國「紐約時報」）

英國與巴力斯坦

在上周中，巴力斯坦雖然實現了猶太人一個二千年來的美夢，但隨着這個小小以色列國的誕生，却是阿猶戰事的擴大。埃及伊拉克外約但和敘利亞的阿拉伯聯軍，正分路向猶太軍圍攻，耶城猶軍已陷重圍，埃及軍則於佔領伯利恒後，正向以色列國的首都台爾維夫推進。

二十二日，美國向安理會提出方案，主張聯合國用強力干涉巴力斯坦的戰事，即由安理會宣布聖地戰事威脅世界和平，並應令阿猶雙方停戰，必要時得實行經濟或軍事的制裁。這一方案立刻獲得蘇聯的支持。但結果付表決時，終於因英國的反對，而通過了英國溫和的修正案，只籲請阿猶雙方停戰，而並無制裁的規定。

以色列國接受了安理會的請求，阿拉伯聯盟諸國宣佈只能接受猶太軍無條件的投降，後來又向安理會要求，延長停戰令限期兩天，安理會當即接受了。至此，聯合國的威望顯已受到很大的打擊。

阿拉伯聯盟諸國敢於採取這樣強硬的態度，無疑是得到了英國的支持。據二十四日倫敦泰晤士報載巴力斯坦猶太教長赫佐一函，內稱目前包圍聖城的阿拉伯軍經費係由英國政府全部供給，且在英國軍官指導下作戰，所有槍械、彈藥、及配備均取自英國。再觀於安理會中英國反對強制阻止巴力斯坦戰事的態度，可知英國正是巴力斯坦和平的罪人。

這裏也正反映着英美在中東的矛盾。美國參院撥款委員會白里奇二十二日表示，倘如證明英國利用美援資助阿拉伯軍，主張美國削減對英援助的款項。二十五日，援外總署長霍夫曼出席參院報告，援歐巡迴大使哈里曼也被詢及此項問題。

在另一方面，英外長貝文與美駐英大使陶格拉斯，英國代辦貝爾福與美副國務卿羅凡特，分別在倫敦和華盛頓接觸頻繁。總括報上所載，英國對華盛頓的表示活現出一付「尷尬相」。英國說關於聖地問題，英國是經常和美國有所接觸的，英國必須維持其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乃是「作爲阻止共黨勢力南進的強大堤防」。二十四日，美駐英大使陶格拉斯又與貝文長談，據說「英國正在覓致與美國的共同政策，英國的聖地政策可能改變」，塔斯社又傳出貝文將赴美訪問的消息。

我們不知道在美國壓力之下，英國的政策將作如何的改變。其實，強權者只有貪婪自私的利益，是沒有什麼政策的。英國如此，美國也何嘗不如此。阿拉伯聯盟秘書長阿柴姆說：「我們不大明瞭美國的政治動向。她的政策變得太快。先主張分治，再反對分治，然後又突然承認猶太國。阿拉伯人激烈反對美國的政策。」

但是英國眞有愛於阿拉伯人嗎？說穿了很簡單，在強權者眼中，猶太國也好，阿拉伯聯盟也好，都不過是踢來踢去的皮球。

英國工黨何處去？

二十一日，英國第四十七屆工黨年會閉幕了。在這次年會中，通過了擁護政府內政外交政策的決議。顯然的，由於英國工黨領導層的把持，這次年會對於工黨三年來內外政策所造成的危機，並不曾作痛切的反省，更談不到如何吸收工黨下級幹部以及英國人民對於工黨政府政策的批評意見。

回顧工黨政府自一九四五年上台以來，已經三年了。這三年來，工黨政府的所作所爲，何嘗把它在大選時對人民所作的諾言有過絲毫的兌現？在內政方面，國有化的政策只有表面上的幌子，實質上依舊盡量保持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在外交上，則更步步的喪失獨立性，事事仰賴美國，最近索性不惜通過西歐聯盟，充當美國軍事上的小卒。三年以來，英國不但談不到復興，而且危機越陷越深；離開和平愈遠，走向戰爭更近了。工黨「反叛」議員齊里亞克斯說：「我們必須認清，我們正一天一天向戰爭飄流。這種趨向的結果，將使英國外交政策不

是工黨外交政策，而只是邱吉爾政策的延長。」豈止是邱吉爾政策的延長，也將是杜魯門政策的延長，今天的唐寧街顯已淪爲白宮在歐洲的代理人了。

越南新臨時政府

據聯合社二十一日電，越南新臨時政府已經成立，由親法份子阮文春任總理。新政府文告中公然稱遜王保大爲「陛下」，新政府並將在舊都順化開會。盛傳已久的保大復辟，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這樣，越南局勢演變到今天，已經非常之明白：一面是法帝國主義堅持其殖民地政策，利用保大及其僚屬們建立傀儡政府，以作爲幌子；一面是越盟人民正在胡志明氏的領導之下，堅持抗戰，走向最後解放的勝利。

自去年九月，保大主持的「香港越南會議」失敗後，他似乎緘默了很久。但在緘默中他始終不曾停止暗中的活動。據大家所知，他曾在夏隆灣在日內瓦和法國高級專員波拉特兩次會晤，最近纔「遊歐」回來。條件已經談好了的。保大所以遲遲不敢返越南的原因，只是爲了安全着想。因爲他明白目前越南的形勢，連法國軍隊自己也困守不敢動，決無餘力保護保大，所以他一直在要求組織一枝「保駕」的軍隊。據五月初路透電傳，這枝軍隊大致已經組織就緒，因此阮文春的傀儡政府就接着登場，保大大概也就要出山了。

無論阮文春政府的成立，或保大的就要出山，都不過是法國分化越南解放運動的一個陰謀。但有廣大人民做後盾的越盟是不可侮的，它必將堅持奮鬥，最後必然要粉碎這個陰謀的。

特萊柏計劃

美國陸次特萊柏所領導的代表團訪日以後，調查結果由强斯敦起草報告，最近公布，即所謂「特萊柏計劃」。

特萊柏計劃的內容是什麼呢？是取消日本賠償的計劃、是武裝日本的計劃、是協助日本「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計劃。倘如這一計劃實現，那末，日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所失敗的，將在美國一舉手之間完成了；中國人民八年來拋頭顱灑熱血所爭取的，將完全盡付東流，而仍將陷中國於萬刧不復之境。所以就我們的獨立安全來說，這是出賣中國、犧牲中國、威脅中國的計劃！

有人說，和約中無賠償，等於人身無心臟。美國一面故意拖延對日和會，一面在努力挖去這「心臟」的工作。從鮑萊計劃到斯揣克賠償論以至於這次强斯敦報告書，一步進一步，愈來愈不成話了。强斯敦報告書具體提出「戰備工廠賠償名單中應除去硝酸、人造橡膠、造船、製鋁製鎂各廠，」顯而易見的，保持這些軍事工業，就是要保持日本的戰爭潛力。而且該報告書又主張：「日本在國外的資產，如『滿洲』、台灣及其他地區中資產，已入蘇聯及中國手中者，均應正式認作賠償而抵銷之。」這是把我們應該獲得的戰利品和從日本手中奪還的物資亦視作賠償了，這事實上等於不是日本賠償給我們，而反要我們向日本倒賠償了。

强詞奪理還不止此。報告書中又提出「不應有其他工業配備充作賠償，」盟總「可以相等生產量的其他項目，代替此建議中的任何項目。」即是說，賠償不能增加，美國是可以任意取消的。

其次，取消賠償就是提高日本軍事工業水準，保持日本的戰爭潛力。以前美國通過遠東委員會獨佔決定日本生活水準應保留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這已經絕非我們中國所能容忍的，因爲那幾年正是「九一八」前後日本瘋狂擴軍的時期。但現在索性弄得沒有水準了。只要日本能復興，美國可以隨便提高。本月十七日日本發表的「五年計劃」，是根據特萊柏的意見修改而成的，這計劃規定生活水準恢復到一九三四年，而工業則「恢復戰前的水準」。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國要日本恢復的不是人民的生活水準，而是日本的戰爭水準；特萊柏不是要日本人民有飯吃，而是要日本戰爭。

第三，特萊柏計劃又主張中日之間應推進積極的貿易，那報告書說：「許多原料可由中國賣給日本，對於日本很有好處；反過來，日本有許多商品可以供給中國的需要。」這不是新鮮的意見，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原料中國、工業日本」的中日經濟提攜論；這就是說，中國應該充當日本工業的原料供應地和日本商品的市場。這就是以美國爲後盾的以日本爲「總管」的大東亞共榮圈。美國爲什麼這樣做，原來美國要把日本建立成爲遠東的「戰車」，而美國與日本遠隔重洋，資助不便，所以先要讓他控制亞洲，俾作爲原料供應地和市場。

依照特萊柏計劃，中國不但沒有了賠償，而且還將成爲日本的原料供給地和市場。依照特萊柏計劃日本的戰車重又開動，今天我們替它加油擦車，明天充當戰車下的砲灰。

五月二十六日

工黨的「煤炭大合唱」　英國「泰晤士報」

假使我們有煤輸出，我們就可以有食物，就可以有房子，就可以有衣服，假如我們有了煤…………

從美蘇關係看
世界和平前途

孫思定

一

假使人們不太健忘的話，試回憶一下，從本年三月份以來到目前的五月份，國際觀感與形勢的實質，恐怕誰亦不能否認，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

當三月十一日，杜魯門總統公開聲言，他「對於和平的信心」已「大見動搖」後，緊接着便是貝爾納斯在查爾斯頓的演說（三月十三日），認爲「在四五個星期之內便要遭遇到世界危機」；同日，國防部長福萊斯特在「小白宮」舉行秘密軍事會議，「調整行政各部門的備戰觀念，統一三軍的軍事政策」；同日，美政府官員告合衆社記者說：「政府正積極考慮新的軍事準備計劃。」接着，十七日，杜魯門向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恢復征兵，普遍軍訓與軍事支援西歐同盟的演說，晚間又在紐約聖巴特里克友誼社發表內容大致相同的演說；同日，馬歇爾也在參院軍委會及加州大學分別發表演說，同樣强調國際危機的嚴重與美國已經「面臨全面緊張狀態」。十八日華盛頓廣播說：「整個華府遂爲戰爭恐懼的氣氛所籠罩」，甚至有的國會議員打賭咒說：「美國在四月十五日或五月十五日之前要打仗」。

所以華萊士說：「一九四八年的聖巴特里克節會永遠地被人們記着，是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戰爭歇斯底里亞的最高標誌。」（三月二十五日「新共和」）這是三月間的國際情形。可是恰恰兩個月後的今天，情形怎樣了呢？

無疑地，由於史莫換文到華萊士致史大林公開信與史大林的答復這一連串對於和平的努力，已使國際局面完全改觀了。雖然杜魯門與馬歇爾的拒絕談判的聲明和馬歇爾對華史公開信提出的自辯性的節略還企圖扭轉這使美國困惱的局面，可是正如陰霾已被强烈的陽光沖散，馬歇爾也不能不感到呼風無靈喚雨乏術了。

對於這新局面，論列者已很不少，可是似乎還有兩個問題值得注意，並加以研究的：

第一是，論者們幾乎一致地承認，美國的「冷戰」是在這次失敗中結束了所謂「第一個回合」。可是這失敗究竟是戰術上的失敗呢？還是戰略上的失敗？換言之，這僅僅是外交手法的失敗呢？還是政策的失敗？

第二是，新局面將循着怎樣的方向發展？換言之，就美蘇關係的新發展所引起的世界新形勢中可以看看世界的前途。

二

遠在一九二二年日內瓦會議的時候，著名的美國實業家和新聞記者范德立普曾批評蘇聯的對外政策說：

「在達到令人滿意的跟俄國人的相互理解的途徑上，最大的障礙之一，便是他們的誠實。他們眞正完全相信，他們在從各種宣言中說明的立場的正確性。在某種意義上，其他國家的代表則較少誠實。」

衛維爾·羅德在他的一本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書中說：

「社論作者的字典裏面有一個形容詞是難免要用在像「蘇聯對外政策」、「史大林政策」、「俄國政策」這樣的措詞之前的。這個詞，就是「不可思議的」。似乎斷定了蘇聯政策是曖昧而難以理解的；當你同它發生關係時，那就只應等待意外的事情；好像在近數年間它沒有依據某種一定的有計畫的路線似的。」

然而，羅德接着指出道：

「事物的對比便是眞理。俄國不屈不撓地順着自己的道路要走向自己的目標，經過近數年來震撼世界一切大事。如果它的行程在局外人看來是易於變化的，那麼這是因爲他們是從易於變化的立場上去測量了它；……因爲並沒有變化，對於「政策上變化」基礎就成了不可思議，這是不足怪的。」

的確，自從世界上出現蘇聯這個國家以後，三十年來在國際壇坫上，這個國家所給人的印象，有時是率直得使人難堪，有時是「變化」得使人惶惑。在世人一向看慣了帝國主義列强的外交把戲，看慣了爾虞我詐的外交手段，似乎已經把外交跟誆騙欺詐看作相等的名詞了。所以把舊世界的習慣來觀測蘇聯的對外政策，常易令人發生「不可思議」之感的。

英工黨左派議員齊里亞克斯曾經指出英國對外政策的「最可怕的特點」說：

「他們沒有任何的對外政策。……在這個由於偉大戰爭與偉大危機的時代如此猛烈改變了的世界中，老舊的方法將再也不能發生作用的世界中，他們按照着與統治階級的傳統、偏見、自私自利相適應的本能去行動。他們不十分明白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所以他們是毫無計畫地行動着，經過失敗走向恥辱，從恥辱走到不幸，而從不幸又走到終局。」

這些話雖指的是英國政府，但用於英國同類國家的政府也是恰當的。

三

由上述的引言中，不難看出，蘇聯與英美列强之間，在對外政策上確存在着基本的差別：一邊是崇尚公開、誠實與堅持貫澈；一邊是習用秘密、詭詐與變化不定。而這差別完全根源於兩種國家的經濟與社會制度而來的；換言之，對外政策只是內政的繼續，而內政是完全根據一個國家的社會關係而決定的。

英美一類國家的政府，因爲只顧到極少數人的利益，所以一向不肯把自己政策的目的與企圖老實說出來的，怕的是大多數人知道了眞情實況以後，必然强烈反對，因此不得不用種種僞裝作爲掩飾。尤其是處於危機嚴重的時代，處於大多數人空前覺醒的時代，追求少數集團的利益愈急，對於大多數人的反對愈害怕，因而愈加要遮遮掩掩；同時，由於危機愈急，困難加多，在追求自私自利的目的的行動中常不免顧此失彼，跋前躓後，因而愈顯得變化不定。蘇聯外交界常常喜歡引用列寧的話：「政策上的誠實是力量的結果，政策上的虛僞是脆弱的結果。」

蘇聯羅賓斯坦說：

「蘇聯對外政策的偉大歷史功績，在於它經常而且堅決地揭破帝國主義外交的詭計、虛僞和欺騙。這種虛僞，不可以只認爲是帝國主義國家政治家的主觀的素質。資產階級國家的統治階級和人民之間的矛盾愈深，資產階級的政治及其措辭也就愈加虛僞、僞善。……這一切要求着蘇聯花費很大的力量在各國人民大衆的面前去揭露出帝國主義政策的眞實本質，而它的作者和實行者却想把它的本質隱藏在關於和平及人民幸福的虔誠議論、美麗格言、僞善歎息、假意感激、柔和空談的背後。」

所以，假使從這個角度上去瞭解，那麼，最近蘇聯對美國的一連串的活動（包括最近塔斯社公布的對馬歇爾節略的駁覆），並不是某些論客們所指爲的「姿態」或「宣傳戰」，而是符合蘇聯對外政策基本原則的一種必要步驟；就蘇聯說，應該認爲蘇聯對外政策上的重大勝利，而不能僅僅看作「戰術上」的勝利的。這勝利不是倖致的，因爲這勝利意味着一種力量的發揮，而這力量的泉源正在於蘇聯是一個沒有矛盾沒有危機的社會主義國家。

從蘇聯力量的泉源上看，蘇聯之所以一貫地執行其和平政策，似乎也順理成章地成爲不難理解的問題了。因爲像英美一類的國家的社會經濟制度原本是建立在少數壓迫多數、少數支配多數的關係上的，這便無可避免地產生了矛盾與危機，因此不得不加强其壓迫與支配，這終極便意味着侵略戰爭。而蘇聯不僅在國內消滅了壓迫者與支配者，使全國人民利害一致，而也和全世界被壓迫被支配的大多數人的利害一致；它決不要壓迫與支配別的國家，它所要的只是在平等基礎上的合作；因此，它在國際生活中只要用和平的合作的方法，而不要英美那些國家所用的壓迫與支配的方法。因此，也不難瞭解，蘇聯的和平政策必然在全世界大多數人中間引起了强烈的共鳴。

四

基於前說，也就不難瞭解由美蘇關係最近發展所引起的國際新形勢了。

第一是，和平的力量已經大大昂揚，反和平的力量是大大降落了。蘇聯流行的名言如此說：

「只有在國家能以全部國家的力量，驅策人民到資產階級統治者所需要的那些地方時，資產階級方認爲國家有力。我們對於力量的意見，可就不同。根據我們的意見，國家的力量，在於羣衆的覺悟力。當羣衆知道一切，能夠判斷一切，自覺地去幹一切的事情的時候，國家方能算强大。」

假使說，在三月間美國的戰爭氣氛在反蘇的口號下散佈得最濃的時候，美國還能「驅策」一部分人民的話，那麼，在目前反蘇口號的魔力已經大大減削的時候，還有多少人民願受其驅策呢？相反地，人民從此大大覺悟以後，必然走上了跟驅策者相反的道路，這便意味着反和平的力量大大削弱。

第二是，反和平者所製造的戰爭危機大大地延緩了。即使說三月間的戰爭氣氛算不得眞正的危機，可是那時總算還有極濃的氣氛的，現在却連這氣氛都大大地冲散；這距離戰爭危機製造者的願望愈加遠了。

本來美國若干代表華爾街的政論家如李普曼之流早已提出和蘇聯「守勢範圍，同時並存」的意見。這意見固然包含着與蘇聯的「兩種制度和平共處」之說混爲一度的企圖，但其實也未始不足以反映他們已感到迅速發動戰爭的意圖與實現的可能之間還存着相當長的距離，主要地自然在「驅策」人民這一點上遭遇着極大困難，因而早提出了「談談看」的主張，以便作較長時間的準備。不料却大大展開了和平的機運，累得杜魯門與馬歇爾不得不狼狽地出死力頂住了和平之門。

第三，不管杜魯門與馬歇爾用多少力氣來阻止，和平運動的怒潮却以空前的世界規模洶湧澎湃起來了。主要地，由蘇聯循着外交的途徑打開了這契機，全世界，尤其是美國國內以華萊士爲代表的大多數和平進步的人民，都匯合成了一股巨流。這力量將愈加增加戰爭危機製造者的困難，而可能使美蘇關係作更有利於和平的轉變，這轉變必然更大大地擴張和平運動的效果，因而必然更延緩或者更能制止戰爭危機，更鞏固世界的和平。

因此，從這形勢的演變中，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將更淸楚認淸了自己的力量、認識了蘇聯的和平政策、認識了反和平者的面目、認識了鞏固和平的道路。事實已經證明，而且將繼續證明，只要信賴自己的日益昂揚的力量，與蘇聯和平政策聯繫配合，共同奮鬥，侵略戰爭是不容易發動的，世界和平是可以建立，可以鞏固的。

五月二十六日

聯合國面臨考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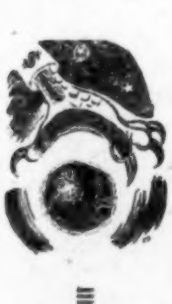
為歐戰勝利暨聯合國三週年作

宦鄉

一

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歐洲反法西斯戰爭獲得了最後勝利；同年六月廿五日，討論聯合國憲章的舊金山會議順利完成，以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爲中心任務的聯合國機構正式誕生。到今天，已經是整整三個年頭了。

這過去的三年，眞令人不能不感到萬分困惑。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視爲洪水猛獸非打倒不可的法西斯勢力，在美國積極支持與扶植之下，又在世界各地普遍復興了。在德國，納粹份子大批參加了美英雙佔區的政治經濟機構，根據馬歇爾計劃來着手重新在工業上武裝德國；在日本，麥克阿瑟元帥更直接了當地恢復日本的海軍，武裝日本的警察，恢復日本的軍需工業，釋放並起用大批著名的戰犯；在義大利，法西斯黨居然獲得公開合法的存在，參加普選，甚至還敢於公然搗毀米蘭的羣衆會場；在英國，法西斯首領摩斯萊不僅可以隨意作各種政治活動，而且還被默許和國際法西斯組織的南美支部首領庇隆及西班牙法西斯領袖佛朗哥共同商討「組織世界性的反蘇政治團體」；在法國，戴高樂領導下的法國法西斯政團恬不知恥地倡導「用美國金錢和武器來打擊法國共產黨」的必要。……這些例子，舉也舉不盡，說也說不完。特別令人困惑失望的是，美國不僅本身在向法西斯狂奔，而且還成了國際法西斯的大本營。華萊士說得再明白也沒有了：「杜魯門行政機關與國會正在美國盡力急速發展法西斯主義，他們知道這會遭遇到國內外人民的阻力，他們於是利用「共產黨妖怪」來嚇人，企圖轉移美國及世界人民的視線，使他們不會注意到美國法西斯主義的危險。……這些老朽的政黨及政權正把美國變成這麼一個國土，世界人民本來是到這裏來逃避法西斯暴君的，於今却是世界各地的法西斯暴君統統跑到這裏來逃避人民了。」在這歐戰勝利三週年的今天，我們盱衡世界局勢，眞不知道那六年的大戰，億萬生命財產的犧牲，究竟是所爲何來？眞不知道究竟這所謂勝利，是法西斯的勝利呢，還是反法西斯的勝利？



二

同樣令人深感失望的，是聯合國機構的失敗。這失敗主要地是由於美國的故意怠工和存心破壞。自一九四五年六月廿五日聯合國誕生的一天起，通過古巴、美洲集團——包括美國在內——便在不斷鬧着修改聯合國憲章，特別着重在否決權的廢除。誰都知道，這種修改憲章、破壞大國一致原則的運動，是由美國在背後策動並主持的。

由於美國的怠工和破壞，聯合國短短三年的歷史，實際上可說是威信掃地、名存實亡的一幕大悲劇。

聯合國曾經對西班牙問題作過決議，號召所有會員國對法西斯西班牙斷絕外交關係，撤回駐西使節。所有會員國都服從了聯合國的這個決議，惟獨阿根廷及多米尼加兩國不僅不服從，反而遣派新任使節到瑪德里，與佛朗哥政權建立更密切的外交關係。可是，由於美（英）國的故意怠工，不顧蘇波烏（拉圭）威（內瑞拉）等國的嚴重抗議，拒絕對阿多兩國實行制裁，致使聯合國機構受到了第一次威望上的鉅大打擊。

聯合國又曾經向南非政府要求提出托治西南非的報告，幷支持印度抗議南非政府虐待印度人的行動。也是由於美（英）態度的冷漠，南非政府遂置聯合國的要求及勸告於不顧。這使聯合國的威望受到了第二個嚴厲打擊。

國際善後救濟工作原是聯合國戰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可是，由於美國的拒絕合作，由於美國企圖把善後救濟物資當作自己擴張的工具來利用，於是聯合國不得不撤銷「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機構，完全停止這一重建受

戰爭破壞的工作。

解放殖民地，確立進步開明的托管制度并扶持殖民地走向獨立，原是聯合國機構的基本中心任務之一。可是，由於美國的不合作，聯合國只好眼巴巴地看着法國對越南、荷蘭對印尼的集體屠殺，而束手無策，毫無辦法。美國不僅不合作，她還要進一步想壓倒遠東殖民地的解放運動，企圖把舊秩序恢復起來，穩定起來。因此，她用間接的財政的手段，來幫助法國和荷蘭進行鎮壓越南和印尼的戰爭。當印尼革命戰爭發展到高潮的時候，美國竟把聯合國托管委員會當作一個工具，假調停之名，行片面干涉之實。由於美國的這種運用，印尼的革命運動今天被削弱聲勢了；可是，也由於美國的這種運用，遠東各殖民地人民對於聯合國的一切希望都動搖乃至砂滅了。

聯合國通過了譴責戰爭販子的議案，然而美國却一天到晚高叫戰爭危機，甚至公然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戰三五個月內必然爆發的論調。

聯合國呼籲全世界普遍裁減軍備，蘇聯削減了軍事預算，復員了大批軍隊，來作響應。然而美國却在戰後三年當中每年平均維持直接軍事費用達一百一十億，連間接軍事費用共達二百餘億之多！其武裝部隊復員不及二分之一。而且最近還要求增加軍事預算，實行普遍軍訓，并徵召新兵入伍。這不僅違背聯合國的裁軍決議，同時更增加了全世界的緊張和不安，給予世界和平與安全以最可怕的威脅。

聯合國要求對原子能加以國際管制，特別組織了原子能管制委員會，來主持并研討這種國際管制的最有效方法。可是，從一開頭的時候起，美國就根本反對查禁原子彈，甚且還大量製造改良過的威力更大的新原子彈，同時却要監督別國的原子能研究，制止別國任何有關原子能運用的設計及工作。這就阻塞了對於國際管制原子能作任何協議的可能性。二十二個月來，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毫無成就，陷入長期僵局。最近，在美國代表唆使之下，委員會竟決定立即停止工作。從此開始了原子彈製造的正式合法競賽。

美國不僅對聯合國怠工，而且還繞越（bypass）聯合國，做着許多破壞聯合國基本目標的壞事情，來完成她侵略與擴張的目的。

第一件破壞聯合國目標的，就是那杜魯門主義和五月間馬歇爾計劃的宣佈。第二件是去年十月間所謂聯合國小型大會的設立，其目的在於廢棄或至少削弱安全理事會的職責和權力。前者的目的在於從軍事經濟各方面來奴役全歐洲，後者的目的則在把聯合國機構變成一個「以美英集團爲核心，拉攏歐亞各衛星國家，共同反蘇的合法工具。」

最近在巴力斯坦問題上，美國破壞聯合國威信和目的行動尤其令人齒冷。聯合國好容易獲得了一致協議，通過了美國所提巴力斯坦阿猶分治的方案。美國竟然爲了保全她在中東的石油權益的緣故，推翻了她自己所提并經聯合國一致通過的決議，而改提托管臨時方案。等到托治方案在阿猶血戰中碰壁的時候，於今又聽說美國要撤回托治方案了，這種自私自利的行爲，使聯合國受到無可補救的損失。

至於聯合國下面的一些附屬機構，如經濟社會理事會、國際法庭、國際貨幣銀行等，在這三年當中，都毫無表現；一切的一切，全由美國一手包辦了。

僅就以上這些極簡略的粗枝大葉的敍述，我們已可看出，聯合國機構從出生的一天起，就被美國的反動份子視作眼中釘，必欲削弱之、扼殺之而後快；自杜魯門主義宣佈和所謂「聯合國小型大會」成立以後，一九四五年六月廿五日成立的聯合國機構實際上可說已被美國宣告死刑了，雖然它的軀殼還存在着。

三

在聯合國成立三週年紀念的前夕，美國方面對於如何處理并運用這個聯合國軀殼的問題，有着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意見可以稱爲借屍還魂說；另一派則主張仍然借聯合國軀殼爲幌子，但美國可以躲在這幌子背後玩弄許多陰謀。這兩種意見目前正在熱烈爭執中。

什麼是借屍還魂說的內容呢？這一派人的企圖是：借聯合國的死屍，裝進國際聯盟的魂魄。如所週知，國際聯盟原是當年列強用作對付蘇聯的工具的。今天美國有一班人也想使用種種方法逼迫蘇聯退出聯合國，把聯合國機構轉變成美英集團及其衛星國家反蘇的國際機構，變成美國奴役世界的御用工具。

他們的辦法是修改聯合國憲章。四月十六日，以福開森爲首的參議員十六人和以周以德爲首的衆議員十四人（民主共和兩黨人士都有），分別向參衆兩院提出建議案，依照下列八項原則修正聯合國憲章：「1.對侵略者採取行動或表決新會員加入聯合國時，應廢除否決權；2.憲章規定侵略的定義應爲：一個國家或其人民對會員國公認的領土使用武力攻擊，或由一個國家佔

領其國境以外的領土；3.規定禁用的軍備，如原子武器及其他集體毀滅的武器、與超過協定限額的重武器等；4.由安全理事會規定軍火生產限額，美英蘇各佔百分之廿；5.世界警備隊由較小國家的志願軍組成，遇有侵略戰爭時，五大國應分撥軍隊加入世界警備隊；6.任何一大國發動軍備競爭，其他各國應立即成立國際警備隊；7.修正的聯合國憲章，應採納美國規定普遍檢查的管制原子能計劃；8.安全理事會理事應改爲美英蘇各二人，中法各一人，及其他各國共二人；無否決權案件的表決應由十票中六票的多數通過。」提案中并且說明，「希望各國一致通過上項修正意見，如有拒絕此議者，美國應領導意見相同的國家成立一更有效力的國際機構，以資互衛，無須自願棄權的一國或數國參加。」（美聯四月十七日電）

這個建議有三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它的基本作用是要以廢棄大國一致原則來排斥蘇聯於現行聯合國機構之外，把聯合國機構變成一個美國控制下的世界警察和世界政府；第二、建議的第五點是爲了便利美國的擴張和侵略，因爲它規定歐亞諸弱小國家應經常保持若干國際警備軍，并指定若干點爲國際軍事基地，聽任美國控制下的安全理事會指揮使用。這樣就不僅可使美國已得到的軍事基地網成爲合法的東西，而且還可以幫助美國得得到更多的軍事基地；第三、建議中十分强調原子武器生產及使用的禁止，但避不提及美國已有的原子彈如何辦法，這明明是過去所謂「原子外交」的繼續，企圖制止蘇聯對於原子能的研究，保證美國對於原子武器的獨佔（這獨佔於今已經差不多快完結了，因爲據各方面科學的估計，蘇聯早就知道了原子彈的祕密，說不定現在或兩年之內就能製造原子彈）。

假如這樣一個建議實現，那便等於是成立一個以美國爲首的國際軍事經濟反蘇聯盟，不過借用一下聯合國的名義而已。

不過，這一派意見却不是美國當政的人們所贊同的。無論參衆兩院的議員們如何叫囂，馬歇爾、范登堡之流到底還不敢明目張胆地把聯合國機構完全丟掉不要。

這原因很簡單。聯合國是故羅斯福總統化費了無數心血和氣力促成的機構。儘管在過去三年中它被羅斯福的不肖子孫弄得名存實亡，可是，它仍然不失爲「戰後艱難局面下團結全世界的一線希望」（聯合國祕書長賴伊語），仍然在世界人民中享有相當的威望。假如美國現在拋棄它，必將引起美國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反感；同時，倘若蘇聯仍然繼續支持聯合國的理想和組織，那美國在外交上就要棋輸一着。何況否決權的修正對美國也并不利。

馬歇爾說：「民主國家以三分之二之多數表決無問題，但如用此方式來使用美國武力（美國現佔有世界武力百分之四十）作軍事侵略行爲，則吾人不得不愼重行之。如用和平方式解決糾紛，否決權可限制；但如和平受威脅或和平破裂時，則吾人必須保留否決權以自衛，否則美國之人力與物力將因三分之二通過而被迫作戰。」（五月一日廣播）

基於這兩個原因，馬歇爾范登堡等認爲修改憲章逼迫蘇聯退出聯合國的建議，徒然只能「造成分裂的不同結合，樹立對敵的軍事同盟，減低吾人之力量，增加吾人之危機」。他們於是主張繼續保存聯合國的名存實亡的現狀，同時則另外揀取五個比較巧妙隱蔽的方法，把聯合國暗中逐漸變爲美國領導下的反蘇國際軍事經濟聯盟。這五個方法就是范登堡、奧斯丁、伊頓等所一再倡導的「1.從速實行馬歇爾計劃以鼓勵并加强區域性軍事經濟集團的組織；2.加强美國的軍事潛力；3.增加美國友邦的軍事潛力；4.鼓勵抱有同等理想及觀念的各國實行團結；5.支持聯合國機構使成爲調整國際關係的團體以及國際貿易團體」。他們認爲只要這五點一一實現，那就可以「建立國際新均勢，而無須冒天下之大不韙，負拋棄聯合國的罪」。很顯然的，美國今後的做法將是躲在聯合國這個幌子後面，進行上面的五個陰謀。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這一派人的主張是比福開森之流更爲高明狡黠、更爲陰險毒辣的。

四

綜觀歐戰勝利及聯合國成立三年以來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兩種外交政策的尖銳鬥爭。一種是民主的，反帝國主義的；另一種則是帝國主義的，反民主的。前一種政策是符合於全世界各國人民的意志與願望的，它要求加强國際合作，預防戰爭，裁減軍備，消滅集體屠殺的武器，制裁戰爭販子；基於這些要求，它需要一個堅强的、有效率的聯合國機構來保證集體安全和維護世界和平。後一種政策却只是符合於反動的統治階級的意志與願望的，它仍然運用那些舊式的外交方法，如權力政治、軍備競賽、國際趨勢、祕密外交，乃至以戰爭爲解決問題的手段；基於這些手段，它要求組織區域性的軍事集團（或聯盟），擴充軍事實力，隨時準備作戰。自然，像聯合國機構這類維護集體安全與和平的機構，在他們看來，不僅不需要，而且是非常討厭的東西了。

推倒聯合國運動在美英兩國統治階級中之相當普遍（據說，美國參衆兩院有修改聯合國憲章建議案達四十五件之多！）以及美英兩國執政當局之遲遲迄今不敢公然發動，說明了美英統治階級的色厲內荏，心勞日拙；也說明了聯合國是世界人民所不願廢除而願積極强化的安全機構。

民主與反民主、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這兩種外交政策的鬥爭是還要發展下去的。聯合國的前途將爲這個鬥爭的結果所決定，人類的永久和平能否確保，也將視這個鬥爭的結果而定。（卅七、五、九。）

美國「自由主義」的清算

劉尊棋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都稱爲自由主義者，或自由份子。他們不喜歡別人叫他爲保守分子，同樣也不喜歡被稱爲急進份子。但是他們憑了什麼標準來衡量自由主義，就是他們自己也是很茫然的。

一個雜貨店的老闆在他雇用的店員中有一兩個猶太人，可以自詡爲自由主義者，雖然他在另一方面投着共和黨中最反動候選人的票。我在紐約一間公寓裏的鄰居，是一個五十八歲的老太婆。自一九三二年以後羅斯福四次當選總統中，她從未投他一票，但她永遠自命爲自由主義者，因爲據她說，她們從來不拒絕和有色的人同住在一層樓上。有一位參加了羅斯福太太領導的「美國民主主義者協會」的教授，非常替議會賣力，到處宣揚該會是美國最自由主義集團，因爲牠不許共產黨員或親共人物參加。

我曾遇到一些知識分子，討論到中國問題。當我告訴他們中國的報紙是沒有自由的，隨時會遭封閉的時候，她們很表同情。但是當我說到這就是中國今天內戰原因之一時，他們却不以爲然。他們說他們是自由主義者，不相信破壞現狀的手段，會得到眞正的自由。

一個人在美國很容易發現「自由主義」的頑固性與保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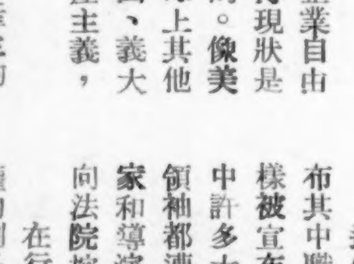
美國人在很長久的時期中覺得他們享有許多自由；政治自由、企業自由、新聞自由等……。他們依然陶醉在這些自由的幻境中。當他們覺得現狀是美滿的時候，他們的自由主義精神是要求維持現狀，反對破壞現狀的。像美國那樣一個政治知識極端落後的國民，以爲只有用美國標準衡量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事情，方是正確的方法。於是，在美國應該保持現狀，在中國、義大利、法國，最好也都保持現狀；要改變現狀，就是急進主義，或共產主義，而非自由主義了。

這樣的美國人，完全忘掉了他們的憲法是從推翻英國專制統治中產生的東西。他們更不肯問一問自己，美國人民今天究竟有多少自由呢？

我到紐約的第二天，遇到一位做工會報紙編輯的朋友。他告訴了我一句有趣的話。他說：「你以爲我們這裏都是美國人嗎？那總是見鬼呢！美國有兩種人，一種叫做『美國人』，一種叫做『非美國人』。」他顯然是說美國人民在那「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檢舉之下已沒有政治自由可言了。

所謂「三權鼎立」的美國政治，實質上已成爲三面摧殘人權的政治。「非美」委員會是國會——立法的一個機構。它有權拘訊任何一個人，強迫他公布他的政治信仰。被拘的人如果認爲美國憲法保證了他政治信仰的自由，因而不到庭受訊，或拒絕回答，就會被控以「蔑視國會」的罪名而判處徒刑。現屆美國國會是美國人民五分之一投票選出的。五個「非美」委員會的委員所得的選票合起來沒有紐約市共產黨市議員卡強民（去年底去世）一個人得的多，但事實上這五個人掌握着美國一億三千餘萬人民的政治生命，成爲籠罩人心的恐怖的根源。

這個委員會可以擅自宣布某某人民團體是共產黨的「外圍」，並公布其中職員的名單。美國人權保障大會就是這樣被宣布的（一九四七年八月卅日），以致其中許多大學教授、作家、律師、勞工與婦女界領袖都遭受了嚴重的歧視。好萊塢十個電影作家和導演因爲拒絕宣布自己的政治信仰，已被向法院控告，而受着徒刑的判決。



在行政方面，公開違反美國憲法、摧殘人權的例子，有著名的「一九四七年聯邦公務員

忠誠法案」。國會授權給杜魯門以一千一百萬元從事調查美國兩百萬公務員的思想和社會關係。這是杜魯門自己請求的。

美國憲法補充條欵第一欵說：

「國會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限制人民言論、出版或和平集會的權利……。」

但是「忠誠法案」實行後的美國，却是現出這樣一幅對我們中國人很熟悉的景象：

「你讀『新共和』或『民族』嗎？你有很多外國生的人做朋友嗎？你喜歡華萊士嗎？你有什麼朋友是作家嗎？你讀的書很多嗎？千萬不要回答『是』，如果你還想吃公務員那碗飯的話。」（「新共和」社論，一九四七、八、一一）

每一個公務員要塡寫並打手印在一張宣誓書上。其中第一句話是「我不是共產黨，也不與該黨有任何關係。」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紐約先鋒論壇報」發表過一篇很長的文字，記述幾個國務院職員之一依照「忠誠法案」被免職的經過。這是一篇美國法西斯恐怖的招供。一個公務員的全部私生活日夜都在特務監視之下，而自己並無所知。

另外一個年資很久的公務員被免職了，上司並未說明任何理由。他一再請求解釋之後，答覆是：調查人員雖未發現他有什麼叛逆活動，但同時也未發現他生平對蘇聯有過任何批評，因此着予免職。

不僅聯邦政府藉「忠誠法案」剝奪人權乃至生存的權利，各州當局更變本加厲，另訂一些便利雇主因思想關係任意開除雇員的立法，密西根州的「加拉漢法案」，即其一例。

華萊士有一次寫過這樣一個故事：

「一個年青的退伍軍人在一個化學廠做工程師被開除了，因爲他的上司發現他的桌上放着我的一本舊演說集。他請求他的上司把那演說看一下，重新考慮他的決定。上司不肯。他就問那上司：你也相信民主和基督教原則嗎？回答是：當然我相信，但我不能忍受有這種胡鬧的東西擺在眼前頭。」

很有一些美國人意識到他們的政治權利和安全已「開始」沒有保障，但他們相信，到了最後，司法當局會替他們主持公道的。他們依然幻想着荷爾姆士大法官的時代，會把什麼塔虎脫——哈特萊勞工法、非美委員會、忠誠法案等等一古腦判決違憲，加以取銷。

但是今天司法當局做的是什麼事呢？自日本投降到去年十月爲止，至少有五十個黑色退伍軍人在南方被用私刑處死，不曾有過一個白人因此被捕判刑。另一方面，大理院檢查官克拉克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四日公佈了一張九十個人民團體的黑名單，指爲「不忠」於美國，唆使政府和社會予以排斥。幾乎所有著名的民主團體和學校都在事實上被剝奪了合法地位。

自從這個名單公布以後，許多州的學校不許有它們的分會，不許有教員參加這些團體。至於公務員若參加其中，自然要遭開除處分，更不待言。

這就是美國人民享受的「政治自由」！

美國自由主義者另外一些驕傲，是他們的企業自由與新聞自由。

一個賣報的窮孩子變成百萬富翁的時代，已經是美國古代史了。目前佔有美國全部財富目分之七十的五十幾個家族首長幾乎完全是繼承來的。「企業自由」作爲共和黨的號召而强調着，就是十足的諷刺。它是對於羅斯福戰時協調與管制政策的一種反動，企圖使私人壟斷經營發展到極端。它的正確名稱應該是壟斷自由、剝削自由，在它的名義之下，美國勞工喪失了他們卅年鬥爭的果實，人民不得再過問工資、物價和利潤，讓獨佔資本「自由」地掠奪。

美國大資本家在一九四七年，這一年中所得到的利潤，比他們在戰時每年所收穫的還要多出兩倍以上。這就是企業自由的賜與。限價政策取銷了，過分利得稅取銷了，房租條例取銷了，生產原料與燃料的優先分配管制停止了，工人罷工權受了剝奪，都是因爲它們妨礙了企業自由。結果：佔美國人口一半以上的勞工實際收入大爲減少，他們的購買力降低；國內市場縮小了；經濟危機一天天迫近。大資本家爲了保障這種稱心的企業自由，在國內則發動各種法西斯的活動，來鎭壓人民改變現狀的要求，在國外則以大量過剩生產品作爲工具扶持反動的好戰的政權。

然而這一切眞象，却被獨佔資本家用「新聞自由」這個絨幕遮住，不使美國一般人民看透。正和企業自由只是企業老闆獨佔剝削的自由一樣，新聞自由也就只是報紙和無線電台老闆造謠誣衊的自由。

在理論上，每一個美國人都有權辦報。但在今天的美國任何大城市，沒有一百萬元資本休想辦得出一張日報。人人都可以到廣播電台廣播，只要你肯付一分鐘一千元的代價。所有的日報要仰賴大公司的廣告來支持。美國沒有一家大報，會站在消費者立場批評任何一種牌子的新式汽車，或指出什麼藥品是騙人的，因爲汽車商與藥商是他們廣告好主顧。有人說，在美國什麼自由都沒有新聞自由來得完整有效，因爲新聞老闆有權利刊登任何人的秘密（雖然他們並不完全使用這種權利），只有新聞界自己的秘密不會給人家知道。只有他們才有這種武器，以供他們自己違反正義、違反人民利益的陰謀詭計，不給社會知道。

美國無線電台陸續解聘了比較進步或不反動的新聞評論員。約翰尼·斯蒂爾、雷蘭·斯多、瑞門·史溫等一年來相繼離去。現在全國性廣播電台給像「美國行動會」（極右派法西斯團體）主席黑斯、專門造謠反共的華爾特

溫契爾、得魯·彼爾遜、福爾頓·魯易斯、羅華爾·湯瑪斯之流霸佔了。他們每人有一千萬到三千萬聽衆。

這就是美國的「新聞自由」！這些就是美國「自由主義者」引以爲自驕的現狀。

自由主義在美國本來是有它的歷史根源的，當美國資本主義還在發展的階段，當美國的工業生產還在繼續擴大，要求着廢除奴隸制，開放勞工市場的時候；農業的工業化擴大着原料的供應和國內的市場的期間，美國資本主義還有它的新生力量。那是茁壯強大的，它也就可以容許相當限度內的批判和歧見。在這樣的時期中，美國的憲法精神還是經得起考驗的。

但當這個資本主義發展到高度獨佔，顯著地是從第一次大戰起，它的生命已由停滯到衰老了。同時世界上產生了社會主義國家，並證明了後者的偉大成功。這樣，美國資本主就再也經不起批判與考驗，它就不能再容許那種自由主義了。正像一個衰老多病的人，在垂死的掙扎中，連陽光和新鮮空氣都不敢接觸一樣，美國的獨佔資本已不能忍受自由主義的復活。

美國的眞正自由主義者也已看到：單單講什麼恢復憲法的精神，而不把毀棄憲法的惡劣現狀澈底改變一下，那只是刻舟求劍，徒然空談而已。目前參加華萊士運動的人們，很多已經意識到哲弗遜時代的自由主義，是一去而不復返了。舊的民主主義已經和紐約的馬車一樣，成爲歷史的渣滓，靠着恢復它，是不能解決美國人民今天的需要了。第三黨的發起人們提出了基本工業的國有化作爲他們政綱中的一條原則，就多少反映出美國現階段民主運動的基本要求。

中國至今還存在着不少自稱爲「美國式的自由主義者」，並且還想糾合志同道合的人。他們倘使不是愚蠢無知，便是公開行騙。我只有祝禱他們到地獄裏永久安息。「美國式的自由主義」——舊的民主主義，早已不是維持美國現狀的基礎，它被獨佔資本埋葬了；更不是建立新美國的基礎，它已經被歷史的發展清算了。

論康登事件

美·華萊士作　白汞譯

一九四五年初，我參加了芝加哥大學校長赫琴孫在芝加哥大學召開的科學家會議。在那裏我第一次會見了康登博士，那時他在威士汀院担任工作。他坦直的熱誠和科學的才幹，給我很深的一個印象。後來布里格博士因年老而辭去度量衡局局長的職務。我就想讓康登來接這個工作，但是這還是有困難的，因爲他在威士汀院的收入比政府公務員所得到的要多。

當我要他作爲度量衡局長而宣誓時，他嚴肅的說：「保衞聯邦的憲法反對一切國內外的敵人。」我很確定他沒有違反他的誓言。這比我所能對那些他的國會遣謠者說的話還要多。他們正不斷利用在司法部的關係，而中傷憲法第一次修正的精神。但是商務部次長福斯特是很榮耀的。他很有勇氣來說：「政府忠誠委員會在最近的二月集會裏，都一致認爲：『沒有合理的根據來相信康登博士對聯邦政府不忠誠』。」

美國的憲法，被衆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偵察行動和司法部某些人員的行爲所破壞的，遠甚於康登博士或生於俄國而在革命以前來到美國的左翼聯盟人員的行動。

這樣的事情終於在美國發生了，當政府機關甚至私人都能向聯邦調查局查閱個人的紀錄，根據這種紀錄就可拒絕僱用那些有問題的人。這就表示着美國是在急劇的轉變爲一個警察國家了。

湯姆遜（非美活動委員會）和克拉克將軍並不嚴格的相信康登直接或間接出賣了科學祕密給蘇聯。他們眞的想做的是想恐嚇每一個人成爲好的共和黨員或民主黨員。

利用威脅，他們想禁閉住每個爲和平與了解而工作的人。他們正在想使得爲第三黨工作的人是犯罪的。他們還不能命令人民怎樣投票，但他們却能閉住選民的口。他們更能利用「非美」的方法，來打掉那些爲傑弗遜民主說話的人的飯碗。

湯姆遜委員會（卽非美活動委員會）在答覆甚麼時候才認定知道華萊士的人成爲一種罪行這個問題時，他說：「共產黨得到一個作爲美國副總統的人了。」換言之當羅斯福在一九四〇年要我隨他競選時，他就是一個共產黨。並且那年投我們選票的二千七百二十四萬多人民都是共產黨。我知道在一九四三年我作了「人民世紀」這個演說後，很快的我就成爲一個可注意的人。但是直到最近我還不知道共和黨人和聯邦調查局早在一九四〇年已開始注意我是一個破壞者。

我們可以看出在美國科學家中間還留下有多少勇氣？他們是否要保衞康登博士？還是一見湯姆遜委員會與聯邦調查局用「非美」力量作壓力的龐大森林，就像一個受驚的兔子而退縮呢？

上週我已宣佈「自由聯盟」在紐約東四十九街四十號第一四〇五室組成。我並不徵求會員，因爲我知道湯姆遜委員會將立刻稱我們這個聯盟爲破壞者。我更不要促成一些美國公民失去他們的工作。但是給我一個政府官吏或私人僱主超越他們權限的例子，假如你不相信郵寄，你就等我來到你們城市裏，面對面的告訴我。

這是我在明尼波里所檢出的一個例子。一個顯貴的夫人在晚上召集了很多人。但是警察却很注意的把車號都抄了去，以便查出裏邊是些什麼人。碰巧這個會議的目的是討論如何改進州立醫院。而所有晚間的來客都是醫生或大學教授。但是仍有理由相信這些資料最後仍將出現於聯邦調查局中這位夫人的紀錄上。她主要的罪名，是她信仰亨利·華萊士。

自由在今日的美國比一七七〇年更危險。那時的愛國份子所受的驚擾，是遠比今日爲少。因爲他們對工作的依賴較少。沒有說話而不冒失去工作危險的自由，那是什麼樣的自由？假如科學家被迫不准了解東歐方面的工作，則科學的研究又是怎樣一種自由？

康登博士當他思考兩年四個月前我監督他所作的誓言時，他必須要追問這一些問題。假如他對他的祖國懷有一股辛酸的情感時，我就請他記着：一旦事實眞相爲人所知時，廣大的美國羣衆，最後仍將與他站在一起的。我更希望自由聯盟能把這一事實告訴美國的人民。

（譯自三月十五日「新共和」雜誌）

海牙會議內幕

英·R. P. Dutt

五月七日至十日，歐洲各國的統一運動者在海牙舉行了四天會議。會中通過組織由各國國會議員組成的統一歐洲委員會，將來再組織政治與經濟的聯盟。英國外長貝文斥這個會議爲「理想主義」，而把自己的西歐五國聯盟妄稱爲「現實主義」。工黨又在斯加巴洛年會上通過決議，譴責邱吉爾的主張。但是，貝文與邱吉爾有什麼區別呢？這篇文章是最好的說明。

昨天，在神聖戰爭十字軍的大佈道師頭子邱吉爾的總管領導之下，一個戰爭販子的會議在海牙開幕了。

在保守黨領袖的主持之下，廿七個工黨議員、廿五個保守黨議員、七個自由黨和國家自由黨議員、以及一大羣紳士淑女、文化君子、哥倫茲（V. G. Gol ancz，倫敦出版商），組成了「英國代表團」，大家快快樂樂地聯合在一起開會了。

工黨執行委員會並沒有正式予以「批准」。但是，該黨不會像是對付密爾斯（J. P. Mills）一樣，開除這廿七個議員。該黨也不會像是對付致電南尼的廿一個議員一樣，用開除來威脅他們。

罪告是不盡相同的。廿一個人的大罪是祝賀在歐洲的社會黨同伴，他們正爲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動派而戰鬥。

廿七個人的小過僅僅是和保守黨領袖以及反對社會主義進步的歐洲反動派，聯合在一個講壇上。顯然，對於次要的不謹愼是佯作不知的。

除此之外，海牙會議的目的和馬歇爾、貝文以及「西方聯盟」又是一致的。

工黨執行委員會和邱吉爾關於海牙會議的爭吵，祇是一種茶杯裏的風波——是佔先與優先的爭吵，是誰担任神聖十字軍的名義上的領導權。

這個會議正式地自稱爲「歐洲會議」——沒有什麼人選出他們，它也不對任何人負責，除非可能是對邱吉爾。

該會公然宣稱「歐洲聯盟」的目的，是掃除各國的邊界，組織「西方文化的統一」以對抗該會在宣言上所說的「極權的帝國主義」。

這些美妙的詞句是打算欺騙純樸的靈魂。必須赤裸裸地攤開這種泛歐計劃的眞正表示，這計劃是直接導源於法西斯主義的。

泛歐計劃不是邱吉爾發明的，也不是那位歡喜提到一九三〇年在職工大會上演說的貝文所發明的。泛歐計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由一個惡名昭彰的匈牙利反動份子庫登霍維—卡勒吉（Coudenhove-Kalergi）伯爵所發動的。

泛歐聯盟是一九二三年建立的；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三〇年，召開過半官方的會議，有些重要的政治家都參加了。

白里安和斯特萊斯曼在一九二〇年代末期玩弄過這個觀念。

目的是要公開的建立一個反蘇的西方集團。歐洲必須團結起來，組織「一支反對俄國危險的軍隊」；這就是該項運動的出版物「泛歐」（Pane ropa）上的主題。

曼徹斯特衛報在一九二九年寫過白里安關於統一歐洲辯護詞的理由：

「他看共產黨的危險成爲很深的成見，俄國的孤立也成爲這種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有理由相信，孤立俄國的意圖，就要實行他這種歐洲聯邦的整個建議。」

德國法西斯熱心地接受了泛歐的觀念，這是和泛德意志的目的符合一致的。

希特勒、墨索里尼、張伯倫和達拉第的慕尼黑四強協定是西方集團的第一個形式。

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宣佈了泛歐的實現，掃除了古舊的國家邊界，建立了歐洲的經濟統一。然而，歐洲人民還是寧肯要自由。

「統一歐洲」的主要擁護者之一白立廈（Hore-Belisha），一九四四年五月廿五日在國會裏公開宣佈希特勒的「歐洲新秩序」提供了「統一歐洲」的基礎：

「希特勒已經完成了歐洲的經濟。他已經統一了運輸、交通、廣播和郵政系統。我們能夠不把這個人打算幹壞事情的，利用一下來幹好事情嗎？」

這些就是「統一歐洲」的惡臭的家譜。在邱吉爾所有的新宣傳中（「鐵幕」、「俄國的威脅」、「拯救西方文化」等等），他是直接從希特勒、戈培爾和法西斯主義的武器庫中拿到了「歐洲聯盟」的宣傳。

而且，「統一歐洲」的心臟部份，還是基於魯爾，恢復德國反動派的力量。

自然，「統一歐洲」是完全的誤稱。攤開來的實際建議是排斥蘇聯（百分之四十五的歐洲），以及所有的東歐人民民主國家。

邱翁的戰馬

（英國「每日工人」報）

這個建議是要組織小部份的歐洲，在這些地方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還是佔着優勢的。這個建議是要分裂歐洲。

在另外一方面，「統一歐洲」是要包括西歐國家所有的非洲殖民地地區，其區域較比那些提出建議的歐洲區域大三倍。這種「歐洲的」託詞是容易窺破的。惟一留下來的實際內容是一種帝國主義聯盟的建議。

這種企圖組織起來的西歐集團的推動力，海牙會議的眞正的看不見的領導者，並不是邱吉爾，而是美國的國務部。

有這麼一次，倡議「統一歐洲」是當作同樣反對蘇聯和美國的。

「第三種力量」的幻覺早已消滅了。（和那「社會主義者的西方集團」相等的幻覺，有些饒舌者還在喋喋不休，他們要證明是邱吉爾和馬歇爾的合適的「左派」助手。）

迅速組織西方集團現在正由美國的議員、將軍和商人窮兇極惡地需要着，這是打擊歐洲國家的獨立，使它們臣服於美國大獨佔利益的最好辦法。

相與適應的，出席「歐洲會議」的「各國代表團」都是專門從馬歇爾國家裏來的，還有一些從新民主國家裏來的所謂「觀察家」（都是「被逐者」，譬如被逐出國的陰謀家）。

基於現存的競爭的和衝突的資本家與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而來的西歐經濟與政治統一的觀念，祇是一小點的意念而已。十六個虧空者卽使是加在一起也弄不出什麼餘額來。在這些國家之中，所有各國都是在高級的金融中緊握着的，所以，無論如何，十六國的「全球經濟計劃」也等於無用。十六國政府把它們自己置於向美國領年金的窮措大的地位；把它們各國靑年一代的生命貢獻出來，作爲金元的血的代價。

同時，到處發生了對立：關於德國、關於殖民地、關於大英帝國與美國帝國主義。

西方聯盟惟一的眞正基礎是：一、美帝國主義的獨霸，「馬歇爾化」西歐國家，並且摧毀它們的國家獨立；二、反動階級的共同利益，來對抗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進步；三、組成戰爭集團，來對抗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

所有那些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精神的合作之理想主義的說法都是欺騙。實際的內容是一種軍事的反民主集團。

布魯塞爾公約惟一的具體條款是軍事的條款。

提交海牙會議的政治報告書要求組織一個「緊急歐洲委員會」，由該會組織「聯合的行動」，以實行「軍事防禦」，有權控制「經辦選舉或政治審判」，並且「如果委員會認爲適宜與有效，一支混合的武裝部隊可能派出，用以保證自由選舉。」

總之，是以希臘爲模範，對所有歐洲各國，實行爲「民主」的軍事干涉。

更進一步，該政治報告書還要求統一軍事行動，以對抗「極權的帝國主義之行進」。把這個和邱吉爾的，以及「歐洲聯盟」所有擁護者的猛烈反蘇宣傳連結起來，神聖十字軍的目標便十分清楚了。

海牙的「歐洲會議」在實際上是一個戰爭集團的陣線，是爲世界第三次大戰的運動。

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當然看得見通往密切團結與民主合作的道路，最後是聯合歐洲以及世界各國。

但是，通往這條道路是在於工人階級與民主力量，對抗美國獨霸的目的、對抗所有帝國主義獨霸的目的、對抗世界新戰爭計劃的勝利上。

我們將不停地與帝國主義神聖聯盟的目的戰鬥到底，這聯盟將摧毀國家的主權和各國人民的獨立，並且準備了反對社會主義戰爭的道路。（蕭綠譯）

時代與人物

義大利新總統艾諾第

跛足的爬山家

葵　軍

義大利的新總統經四度投票，選出了：這個人叫做艾諾第（Luigi Einaudi），他在義國是一個比較有聲望的「自由主義」者。

在義國政權日趨右傾而政治經濟危機日趨深刻的今天，以「中間路線」爲標榜的艾諾第的當選，似乎不是偶然的。他的獲選，與其說是出於人民的抉擇，還不如說是由於華盛頓的支持。

艾諾第今年七十四歲，一八七四年三月生於義北庇埃蒙（Piedmont）省。在喀斯貝里內閣中，曾任副總理和預算部長。他是歐洲聞名的經濟學家，有關經濟方面的著作甚多，並爲米蘭銷路最佳的刊物，"Corriere della Sera" 經濟編輯。墨索里尼秉政時代，他始終在都林大學任財政學教授，過去一度曾被聘任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他主張企業自由，反對國營，對美援甚懷幻想。

義大利共產黨抨擊他是一個「保皇黨」，但是叫他爲「法西斯份子」的倒還沒有，這也許這就是他的政治資本。義大利人民陣線對他毫無好感，因爲他們認爲他的政策，只有使富者愈富，對工農生活的改善絕不會有幫助，隨着義大利政治經濟危機的日益尖銳，擁有六百萬會員的義大利總工會，也許將是他的最感頭痛的對手。

艾諾第在亞爾卑斯山麓置有葡萄園和果樹園，雖然年靑時曾因趕搭電車失事，跛了一足。但這卻不能阻止他爬山的嗜癖，一九四三年，杜林被德軍所佔，他和他的妻子跨越九千呎高的阿爾卑斯山逃往瑞士。戰爭結束，一九四五年，他被選爲議員，並任義大利銀行總裁。戰後，義大利曾好幾次獲得美援，他爲此頗盡奔波之勞。

艾諾第有三個兒子，長子馬里奧（Mario），是康乃爾大學的教授；二子羅勃多（Roberto），一個工程師，於德軍佔領期間，在熱諾亞領導抗德運動；最小的一個叫吉里奧（Giulio），是一個左翼份子，並且是一所印刷所的老闆，這所印刷所是專印民主刊物的。

在未來的義大利政局中，艾諾第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頂多不過是暫時的一塊招牌。何況照義大利的憲法，總統沒有實權，實權完全操在以美國爲後台的喀斯貝里手裏。就算是「招牌」吧，那末，「中間路線」事實上也早已死亡了。希臘的蘇福里斯不就是很好的例子？

東·京·短·訊

日本··舊傢伙的新改造

美·Hugh Deane作
小魚譯

以陸軍部次長特萊柏爲首的美國經濟使節團在日本留下了一個看漲的股票市場，同時使日本商界發生一種信念（按東京銀行公報的說法），今年將是「日本展現綠光之年」。

日本的商業與政治領袖們都相信，他們在一九四八年將獲得多至十萬萬美元，而至少還有五年，都會獲得巨款。他們相信賠償實際上已是一個業已過去的問題，除若干主要的軍事設備可能爲例外以外，日本現在所有生產工具都將存留日本。

他們堅信麥克阿瑟不顧「新聞週報」及其他商界刊物猛烈攻擊，迫使日本議會通過的反獨佔的「經濟分散法」不會使日本經濟的控制發生根本的變化。特萊柏曾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指稱，這法律將「按常情施行」。特萊柏使節團使那些重要的美國商人獲得了與日本重要商人會商的機會。

那六位美國顯要代表着將近二十家有勢力的銀行與工業，其中包括「狄龍里特公司」、「史蒂倍克公司」、「化學信託銀行」、「保證信託公司」、「紐約中央鐵路公司」、「聯合航空公司」、「紐約人壽保險公司」、「大砲製造廠」。

日本方面包括「日本銀行」、「東京銀行」（前「橫濱正金銀行」）、「日本鋼管會社」、「三菱重工業會社」、「日本電機會社」、「經濟組織聯盟」的代表。美國代表也曾與首相蘆田及其他官員會談。

日人並沒有得到他們所要求的一切。他們要求的貸款總數爲卅萬萬美元，被稱爲要求過甚。他們建議佔領當局的經濟政策要修正，減少政府的控制，美方代表尙表同情，但也遭遇了一種勸告說，日本有關外國投資與捐稅的法律應予修正。

美國代表們明白指出日本經濟的最後控制將落在什麼地方。日本代表曾要求由他們來推行經濟分散法。特萊柏公然強調說由五美人組成的覆審委員會將是這方面的最高當局。美國各代表又着重說：「日本必須竭力自助」——這也許是給日本商界的一個暗示，通貨膨脹與生產停滯的時期已成過去。

但是雙方的異議比較人們求協議的意向實在是小巭者也。沒一個美方代表懷疑復興日本使成「亞洲工廠」的必要。美日代表一致同意日本有政治與經濟安定的迫切需要，同意於取消經濟統制與恢復自由私人企業的遠景。日本代表的全部滿意可由下列事實說明，就是他們已再度相信他們在遠東要扮演一個角色了。

東京的日報「每日新聞」評稱：「日本安定東方的任務已得正確的發揚。」同時這報紙又屬望「迅速恢復東方的分工關係。」——這顯然是說，日本製造，而東亞其餘各地只管供給原料。

日本對亞洲興趣的復活也由最近蘆田的一次演說表明。他說，日本「對遠東諸鄰國的政治不穩特別不安。」

同時日本業已小規模恢復了它國境以外的經濟活動。舉例說，有三位日本鐵礦專家已前往海南島，他們將在美國工程師琴甯斯（Clement Jennings）的指揮之下工作，以發展鐵礦生產。東京佔領當局的官員說，海南島對於日本鋼鐵生產的發展關係極大。

特萊柏指出對日的第一批經濟援助將由美國政府供給，美國私人的投資還不會立即到來。也許美國商界將等候幾個月，一直到公款的使用已使日本成爲一個較好機會的時候再說。

日本現在不是最好的投資機會一點曾由蘆田於對議會演說時承認，他說「改善情況，以吸引外國資本家欣然投資於日本工業爲吾人所必須做到之事。」

「東方經濟學者」雜誌就說得更直爽：「坦白說，外國借款的一般前途並不樂觀。法人稅的減少與紅利限制的取消已改善了工商組合的境況。可是投資於日本由於繼續的政治不安與愈趨猛烈的勞工攻勢，仍被認爲冒險。所以，要爲外國貸款的進來掃清道路，我們應該努力改善這種情況。」可是，自從這種言論發表之後，佔領當局與日本商界和政府都沒有採行或計劃按投資者觀點改善情況的措施。

至於所謂「愈趨猛烈的勞工攻勢」曾由麥克阿瑟以兩道告示制止。第一道在三月廿九日，禁止百萬多政府工人的二十四小時抗議罷工，那是一月來勞工糾紛的頂點。可是工會立即重新開始東京人們所稱「活塞罷工」——卽工會各支會互取聯絡，分別舉行二十四小時罷工，而在第一道禁令之後四十八小時卅五萬政府工人與煤礦工人宣告罷工。於是麥克阿瑟發出第二道命令，禁止「一個工業或一羣工業……互相關聯工作有系統或有組織的停工。」

四月一日蘆田首相宣稱，勞工法律應予修正「以吸引外國資本」，並宣佈他本人贊成一種「類似美國塔虎脫·哈特萊法」的法案。不過幾天之後，他又說這樣的法案當時內閣並沒有在考慮中。

有各種商界機關刊物與報紙已開始了一個要求修改美國贊助旨在取消低級工場勞工的「勞工標準法」的運動。他們聲稱日本工業是在極低的技術水準上經營，不能適應爲該法所要求的極高勞工標準。」

舉例說，「經濟組織聯盟」最近曾提供政府一批便利外國投資的建議。它勸告說，政府「應對勞工標準法配合政治情勢的變化作適當考慮。」它又建議，公司稅應予減少，過額利潤稅應該取消，對外國投資者應保證百分之十的利率。

政府與商界領袖也都明瞭「東方經濟學者」所指的「持續的政治安定」。不安定被大部歸罪於共產黨，據說共產黨「破壞生產」並企圖「造成混亂」。

蘆田在就職後對議會第一次演說時就發表許諾說：「鑒於某種份子傳佈有害影響、鼓動勞工爭議、引起社會不安、工業阻滯等事實，對此種活動決採堅決步驟。」

他後來又宣告，在這個危機時期，言論自由的行使必須「有所限制」。

政府已宣佈成立「特種常備警察隊」的計劃，該隊係爲「應付緊急事變之需」。據運輸大臣岡田宣佈，五月一日將成立「航海保安委員會」，該會轄一隊二十八艘以上的佈雷艇與「特務潛艇」。

政府同時也在準備爲處理公司企業與賦稅各種法律的修改。有一個將向議會提出的法案將允許外人開發礦產。今年七月間佔領當局將發佈關於外國在日本投資的新規程。

經濟平準委員會現由前日本工業銀行總裁來栖主持，該會人事已有重要變動。去春與片山內閣一同到來的抱社會主義思想的經濟學者們，現在都已由商界與銀行界專家取而代之。

的朋友——魯里·沙地、阿扎姆、阿勃杜拉等人——進行活動。

阿拉伯聯盟是什麼？

蘇·米列霍夫
任谷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地和附屬國家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眞是規模空前。這個運動籠罩了渴望着自帝國主義枷鎖之下解放，獲得民族和國家獨立的阿拉伯東部的人民。戰爭未了時，要求外國軍隊撤退的鬥爭，就在敍利亞和黎巴嫩展開，并且現在仍在伊拉克和埃及繼續着，同時這個鬥爭并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及許可阿拉伯各民族有權處理自已國土上的自然資源。

當然，在這個解放鬥爭之中，阿拉伯各國都希望能互相幫助及合作。在過去，這種希望是表現在各民族團結的許多現象之中。例如：一九一九、一九二五、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埃及、敍利亞、巴力斯坦的阿拉伯人，共同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力量的鬥爭，就是這樣的。

阿拉伯人的民族利益，使得各種傾向不同的阿拉伯政治家，有了建立能夠保衞阿拉伯各國的獨立及國家主權的共同組織的希望。

有伊拉克、沙地阿拉伯、敍利亞、黎巴嫩、埃及、外約但、葉門加入的阿拉伯聯盟，就是要表現阿拉伯各國人民的民族願望的。然而，這個聯盟的活動顯示出，阿拉伯各民族密切團結與合作的思想，是被老奸巨猾的英國殖民家們，爲英帝國主義的利益而巧妙地利用了。從這個聯盟存在的第一天起，顯而易見，它的組成絕非僅是阿拉伯人，也絕不是爲了阿拉伯人民的利益，而是爲了英國殖民家們的利益的。

早在一九二一年，當邱吉爾這位「不列顚的泛阿拉伯主義者」，企圖麻痺阿拉伯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時，當時英國的輿論曾經呼籲他，提出建立「親」大英帝國的，統一的大阿拉伯國家的計劃。依照此項計劃，那末整個阿拉伯東部，必然變爲類似現在的外約但的什麼了。

雖然這個傀儡國家，當時沒有製造成功，但阿拉伯各民族「統一」的口號，是被老練的英國殖民者的間諜們，如克萊登之類的各種各樣的將軍們，約翰·格拉布，以及在近東活躍了十多年，要使整個泛阿拉伯運動聽命於英國控制的，諸如此類的人所利用了。克萊登、格拉布、史皮斯在阿拉伯各國建立了他們的集團，培植了他們的特務，這不是爲了責任，而是爲了英帝國主義的私心。克萊登將軍的私人朋友，伊拉克政治家晉里·沙地，積極參加了建立阿拉伯各國聯盟，他的親英立場成了流行口頭禪的來源，所謂：「倘如要知英國的近東計劃，請上晉里·沙地那兒去」。當地奉行英國主子的意願時，晉里·沙地於一九四三年草擬并向英國駐開羅公使凱塞提出，根據他的課題寫成的備忘錄，其中建議由敍利亞、黎巴嫩、外約但及巴力斯坦組織「大」阿拉伯國家，以使英帝國主義能夠統治，而得最大成就。同時，爲了要在所有阿拉伯國家中加強英國的地位，晉里·沙地又建議設立所謂阿拉伯聯盟。

所以，到了這個聯盟產生的時候，黎巴嫩、敍利亞、巴力斯坦、外約但的獨立，就做了英國利益的犧牲品。自然，保存和維護阿拉伯各國的主權，決不在不列顚代理人們的計劃之內了。

到着手設立阿拉伯各國聯盟的時候，外約但國王阿勃杜拉，就是最積極的英帝國主義者計劃的執行者了。阿勃杜拉的政治及軍事顧問，英國將軍約翰·格拉布希望與克萊登合作，爲了英國的利益而複製近東的政治地圖。近東英國公使所製造的建立阿拉伯聯盟的思想，在一九四三年，得到當時英國外交部長艾登的贊同。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阿拉伯國家聯盟就這樣誕生，克萊登將軍担任他英國半官方的常任代表。這個聯盟每一次的重要會議，非聯盟的實際主持人克萊登參加不可。

克萊登、格拉布之流的了解是，所謂團結阿拉伯各民族的運動，只要它不脫離英國代理人們的控制，是絲毫不會威脅英國的帝國主義利益的。英國情報人員看出聯盟是英國對近東政策的有效工具。只要某一阿拉伯國家的獨立運動，有了敵視英帝國主義利益的傾向，阿拉伯和英國的政治家們，就運用作爲親英機構的聯盟了。例如，當反英示威的浪潮，在近東許多國家捲起的時候，關於與民主運動緊急鬥爭的問題，卽在聯盟之前提了出來。克萊登之流在這種場合下，就通過他們在聯盟中的朋友——晉里·沙地、阿扎姆、阿齋杜拉等人——進行活動。

英國要求通過阿拉伯聯盟，在所有阿拉伯國家間成立個別的軍事協定，同時英國也參加締結這個協定。

受克萊登的代理人們支配的這個聯盟的政策，在華夫特黨員沙德·列比布律師致聯盟秘書長的公開信中，中肯地闡明了它的特質。

列比布寫道：「建立統一的阿拉伯政治機構的思想，其產生，是由於協助鞏固阿拉伯各國民族運動的高貴目的的。它首先應考慮與阿拉伯各國自帝國主義之下的解放合作。但是，在事實上，阿拉伯聯盟却是一個奇特的工具……」

在阿拉伯各國聯盟存在的三年當中，聯盟的理事會忽略了與阿拉伯各民族自帝國主義權力之下獲得解放密切相關的最迫切的問題。的確，聯盟的活動份子，許多次講到各民族的需要……阿爾及耳、突尼斯、摩洛哥，講到未來的黎巴嫩，都不包括在聯盟之內，但當敍利亞和黎巴嫩爲要求法國軍隊撤退而鬥爭的時候，當這些阿拉伯的共和國還受外國繼續佔領的威脅時，他們仍然居於不被重視的地位。以後，當埃及與英國發生爭端時，只有在阿拉伯各國輿論的壓力之下，聯盟才通過支持埃及的決議。但這項決議完全是空頭的，當然，在這事件的過程中，對誰都不能發生實際的影響。它就這樣成爲一紙具文了。

自然，聯盟中也有眞正希望保證阿拉伯各國獨立的阿拉伯份子，但他們的聲音還不夠份量。

因此，當時阿拉伯的進步報紙「艾爾·伊啓哈德」所指出的聯盟活動的特性，是值得注意的，該報說：

「阿拉伯聯盟掌握了代表阿拉伯各民族的權利，并限制他們直接鬥爭的可能性。阿拉伯聯盟希望成爲阿拉伯各國的絕對領袖，并干涉所有我們的大小諸事。要通過的一切公開與祕密的決議，而這些決議，絲毫不能解決自由與獨立的急切問題。

「同時，阿拉伯各民族希望採取解決問題的堅決方法，阿拉伯聯盟則阻撓它，限制阿拉伯的民族運動，并竭力把它導向不正當的路線。」

這個活躍於近東的、不正當的路線，其目的在摧毀和破壞阿拉伯人民爲了脫離大英殖民奴隸制度的自由與獨立鬥爭的，它是由英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口授於聯盟的。

（譯自三月廿四日「眞理報」）

蘇聯文學三十年（上）

A·克拉格諾夫作　何家槐譯

蘇聯文學已有三十年的歷史。它的偉大成就，不論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大大地豐富了世界文學。其中最顯著和最輝煌的成果，就是對於國家和文學之相互關係問題的、史無前例的全新的解答。

蘇聯的最大詩人瑪雅可夫斯基（V. Mayakovsky）把蘇維埃國家當成自己的國家，而且以它爲驕傲，極力加以歌頌。他以對於蘇聯人民和國家所能發生的影響，來評定他自己的詩作的高低。這一種詩人的態度，是祇在蘇維埃國家的特別土壤中方能生根的。

最偉大的思想家們，多少年來都巳夢想着奴隸制的廢除，人剝削人的可恥現象的消滅，夢想着不問國籍、性別、社會身分的徹底平等和眞正自由，夢想着一種建立在合理基礎上的國家制度。康伯耐拉（Campanella, 1568—1639）、莎士比亞、塞凡提斯、傅立葉（Fourier, 1772—1837）、貝多汶、普希金、白林斯基（Belinsky, 1811—1848）——這就是幾個從那登載着戰士和夢想家們的名册上隨便引來的光榮名字。馬恩主義把這些夢想家和詩人們的懷抱的夢想和光輝的預見，變成了一種指示實際鬥爭的科學。而在蘇聯，則馬列主義的科學原理，巳在建設新社會的過程中完全實現了。

當國家壓迫着人民，成爲人民仇敵的時候，一個誠實的作家反對國家是合理的，因爲這是出於對於人民的熱愛。誰都知道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俄國文學是最富於鬥爭性的，它始終都是熱情而且堅決地反抗着那個地主和資本家們的國家。

可是，如果一個國家是屬於人民的，是爲他們謀福利的，未末作家的反對國家，事實上就是反對人民。這無疑的是個罪惡。因此蘇聯文學最忠於它的國家，在偉大的建設和教育工作中，在任何造福於人民的事業中，它都儘力的支持。

和國家人民自由合作的新的文學，也並不是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的短期產物。有些老作家並不能夠立刻懂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意義，而直接來自工農階級的社會主義作家呢，卻又不可能這樣快的出現。所以蘇聯文學的成長和鞏固，實在是一個複雜的、長期的過程。

在蘇維埃政權的開始幾年，最先集合在革命旗幟週圍的，是那些曾在舊俄參加過革命運動的普羅作家，如高爾基、瑪雅可夫斯基、綏拉菲莫維支（S r fimovich），台米央·倍特尼（Dem an Bedny）等等。第二批加入革命陣營的，是那些出身於布爾喬亞智識份子的人道主義作家；他們曾經長期地痛苦地設法逃避這個充滿着壓迫和煩惱的世界；革命給他們帶來光明和希望，給他們帶來人類命運問題的解答——這個問題是苦惱了他們很久的。這些作家中最出色的代表，就是伐勒利·勃里亞索夫（Valeri Bryussoy）和亞歷山大·勃洛克（Alex nder Blok）然後，才湧現出大批年輕的普羅作家。他們的文學工作，是和革命同時開始的，因此他們和新制度的步調一致，原是一件早已由他們出身決定的、很自然的事情。

在俄國作家中，有人一時不能發現生活和文學的新的道路，長期地拒絕接受革命。其中有的因爲所受舊影響要比對於新眞理的渴求或和民衆的聯繫強烈得多，竟誤入反蘇的陣營裏面。在他們那卑劣的叛變之路上等待着的命運，乃是離鄉背井的、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移民們、和被放逐者的可悲的遭遇。其他大部份，卻仍然留在自己國內，懷疑着、動搖着，不斷地爭論着應走的道路，建立了無數亂七八糟的、形形色色的集團和派系。聯共（布）因爲深知文學對於人民，對於社會主義新文化的發展，都有極大的作用，所以很關懷文學上的各種問題。它指示那些在革命初期動搖的份子，很謹愼地和很技巧地糾正他們的錯誤，引導他們走上那條爲人民服務的正確道路。同時，它也很堅決地打擊而且粉碎任何布爾喬亞想利用文學這一有力武器來反對人民的卑劣陰險的企圖。

正在和布爾喬亞的反革命文學進行着公開鬥爭的時候，聯共就很清楚地發覺那在革命詞藻的掩護之下，通過外表上似乎很革命的組織和方式，暗中卻散佈着布爾喬亞影響的隱伏的危險。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黨的中央委員會曾發表了一個關於"Proletcults"（"Proletcult" 即爲 "Proletarian Culture"——「普羅列塔里亞文化」二字的縮寫，係一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間的文化教育團體）的文告，極嚴厲地批評了這個組織的活動。這個團體雖則企圖創造一種特殊的「普羅文化」，卻脫離了普羅列塔里亞的實際任務，而且反對農民和智識分子共同參加工作。所以，在意識形態上講，這個集團的一切活動，都是遵循着信仰馬赫主義的波格唐諾夫（A. B gdanov）的反馬克斯的、機械的哲學理論。黨中央指出：因爲這個集團的分裂政策，因爲它對於革命的普羅階級主要任務的游離，巳使它自己充滿了未來主義者、頹廢主義者、唯心論者、以及其他布爾喬亞的嘍囉們。在「普羅文化」的美麗幌子之下，他們開始準備有害的、反民主的思想和藝術理論，想把這些陳腐不堪的廢料殘渣來毒化勞動者。

革命一爆發，聯共就和蘇維埃政府一道，努力於幫助創造一種能夠灌輸給蘇聯人民以高尙的社會主義道德觀念和社會觀念的文學。牠們廣大地、苦心地、有效地教導着作家，爲着想使他們集中力量來鼓舞新社會的創造和對於新人的教育。

在這一方面，聯共中央在一九二五年七月頒佈的一個文件——關於文藝政策的決議，是很重要的。這個文件力陳在文學領域中確定地位的必要，而且和每個文學團體都規定了具體的工作方針。聯共中央要求再給普羅作家以更大的幫助，因爲他們是進步的革命思想的標準代表，必須繼續努力贏得文壇上的盟主地位。「農民作家必須受到熱情的歡迎，和我們的無條件的支援」，這個決議裏這樣寫着。至於關於那些仍然在新政權下躊躇徬徨的老作家們，則有如下的決議：「總的指導方針，是要我們採取一個技巧而且懇切的接近，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採取這麼一種接近他們的態度和方式，使得我們可能保證他們提早接受康敏主義思想的任何必備條件。」

在這一個以及其他任何關於文學部門的決定上，聯共都要求着對於所有反對人民的因素和傾向的堅決的鬥爭。而其成效是很顯著的。

一九三二年俄國普羅作家協會（RAPP）解散了。這個協會的成立，原是爲了加強普羅作家在文學上的地位，支援他們對於反普羅階級因素的反動影響進行鬥

爭。但因普羅作家的人數日益增加，而且大部份作家都已團結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周圍，事實上已不需要再有普羅作家的特殊組織。此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就是這些特殊組織難免不變成類似「普羅列塔里亞關門主義」的「宗派思想」的媒介，而跟那些已在社會主義建設和黨的教育工作影響之下走向社會主義的非普羅作家，遠遠的離開。

"RAPP"的解散和蘇維埃作家協會的成立，是一個蘇聯人民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加強了團結的證明，也就是人民和文學融洽無間的一種表現。

可是蘇維埃作家協會的建立，並不等於文學界的所有矛盾已經消滅，也不是說作家的爭辯和討論已經停止。堅決的作家和動搖的作家之間的矛盾，只有把大部份作家捲入社會主義鬥爭的生活本身才能使之消滅。關於文學問題的爭辯和討論，却當作一個蘇維埃作家協會的主要活動而被保留着。但這些爭論，絕不是爲了「維持某一集團的威信」，或「維護某一小圈子的榮譽」，或其他宗派的狹隘的利益。恰恰相反，牠們成了消滅文學上缺點的有效方法，成了作家之間合作互助的媒介，促進了文學的發展和完成，增加了牠在幫助國家和人民建設新社會上的重要性。所以蘇聯作家和蘇聯人民的精誠合作，實在是作家們進步的自然結果。這是他們內心自由的表現。而這種內心的自由，又是由於他們終於懂得了他們個人利益和全體人民的利益，原是初無二致的。

蘇維埃文學和蘇聯人民的結合，在最近這一次戰爭中表現得最爲明顯。當德國法西斯焚燬了蘇聯人民的房屋，屠殺了婦女，絞死了老人和孩子們的時候，蘇聯的女作家紋達·華西柳斯卡（V. Wasilevska）寫了她的小說「虹」。在這本書裏的任何一行，都洋溢着對於德國侵略者的仇恨，同時表現着作者的仇恨和蘇聯人民的仇恨。爲了自由發抒她自己的思想感情，她就很自然地傳達了蘇聯人民所同具的思想和感情。當蘇聯官兵正在浴血苦戰保衛國土的時候，隨軍出征的康斯坦丁·西蒙諾夫（K. Simon v）就寫了劇本「俄羅斯人」；士兵詩人亞歷山大·脫伐陀夫斯基（A. Tavardovsky）也就寫了他的詩「華西里·吐金」（Vassili Terkin），這是一首歌頌蘇聯人的英勇和崇高的詩。在這些作品中，都可以聽到靈魂的自由的聲音，公民意識的自由的表白。所謂作家的自由，意思無非是說他有權利自由抒寫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蘇聯的作家，都是國家的公民，都有清醒的頭腦，他們寫他們所想到的和感到的東西，寫神聖的反侵略戰爭，寫上尉薩福諾夫（Safonovs），寫士兵吐金，以及和他們一樣爲着自由而浴血苦戰的薩福諾夫們和吐金們。這實在是很自然的，決不同布爾喬亞批評家們所汚衊的那樣：蘇聯作家毫沒有自由，因爲他們的寫作是完全聽命於國家的。

這種文學和人民的自由結合，任何一本蘇聯文學著作的主題都可以很清楚地說明。關於勞動的主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一方面，高爾基實在是個拓荒者。他的作品包含着很多專門奉獻給勞動的、富有詩意的、精美絕倫的篇頁。因爲高爾基深深了解勞動是一切物質上的財富基礎，沒有勞動也就沒有萊翁拿陀·達·文西（Leonardo Da Vinici. 1452—1519）和普希金等等的精神上的豐收，所以他知道能在極平凡的勞動裏面，也能產生祇有愛情詩歌才能差堪比擬的詩歌。蘇聯的作家頌揚勞動，把牠看成人類創造力的自我表現和人類幸福的源泉。蘇聯當局也認爲蘇聯文學在反映和鼓舞蘇聯人民的勞動熱情上，厥功是很偉大的。

史達林曾稱作家爲靈魂的技師。這意思就是說，蘇聯作家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指導之下，研究着和描寫着蘇聯在革命進程中的現實情況；他們正在完成教育和在意識上武裝人民的偉大任務。

蘇聯文學已經創造了很多高貴的典型。例如保爾·柯察金（Pavel Korchagin）這個人物，就是蘇聯戰前文學中被人愛好的英雄之一（見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著小說「鋼鐵是怎樣鍊成的」）。他那堅強不屈的性格，就曾在鍛鍊千萬年青的蘇聯戰士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使他們能有鋼鐵一樣的心，因而終於擊潰了德國法西斯。在這成千成萬的青年男女中，有英勇無比的奧列格·珂歇伏依（Oleg Koshevoi）、淑雅·珂斯摩特敏斯格雅（Zoya Kosm demyanskaya）、亞歷山大·馬屈洛索夫（Alexander Matrosov）、烏麗娜·葛洛莫娃（Ulyana Gromova）等等。這些人自己，又已成爲新的文學作品的英雄，以他們的人格，很有效果地教育着蘇聯的青年。其他無數勞動英雄、科學家、和北極探險者們的例子，都極有助於教育工作，因爲牠們把在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結合起來的勞動和愛國的高尚觀念灌輸給蘇聯人民。

在美國和英國，常常可以聽到有人武斷說：蘇聯文學因爲是完全被國家所統制着的，所以只能寫生活的光明面，却掩飾了所有的缺點。這自然祇是毫不認識蘇聯文學面貌的讀者才能相信的讕言，簡直是無恥的歪曲。

蘇聯文學的歷史，有無數例子足以表明文學是如何地幫助蘇聯人民發現和克服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矛盾，排斥和消滅任何足以妨礙進步的、陳腐落後的東西。在戰爭最艱苦的時期，蘇聯戲劇家亞歷山大·考納丘克（Alexander Koneichuk）寫了「前線」。在這個劇本中，那些採用落後戰術的蘇聯將軍們，甚至包括前線總指揮，也受到了尖銳的、堅決的、生動的批評。又如在巴夫蘭珂（Pavlenko）的小說「幸運」中的那個區委員會書記珂里托夫身上，就可看到作者對於那些脫離羣衆、不肯注意和提拔優秀進步的幹部，而只耽溺於例行公事和官僚習氣的黨工作人員的嚴格批評。其他的例子很多，眞是不勝枚舉。

批評和自我批評對於文學本身也是很重要的，牠們幫助揭發和消除矛盾，幫助了文學的發展。淑希欽柯（Zoshchenko一譯左琴科）和安娜·阿克瑪托娃（Anna Akhmatova），因爲他們的作品對於蘇聯青年發生消極的反作用，把蘇聯文學拉向後退，因此都受到了毫不容情的批判。黨中央在它關於列寧格拉的雜誌「星」（Zvezda）和「列寧格拉」的決議上面，也極嚴厲地譴責了這些作家。

在蘇聯，參加文學批評工作的，不但有作家和職業的批評家，而且有廣大的讀者—教師、政治家、科學家、工人、工程師、農民、和士兵，也常常爲了文學上的事情投函報館，貢獻意見。

大約在一年以前，蘇聯人民領袖之一的日丹諾夫（A. Zhdan v）曾經對作家們說過：

「文學對於人民，是一種極親切的東西。因此他們把你們的任何一個成就，任何一種有意義的文學工作，都當成他們自己的勝利。由於這同一個理由，任何一種好的文學著作都可以和一個勝利的戰役互相媲美，或與一個經濟戰線上的重要勝利前後輝映。相反地，每一個蘇維埃文學上的失敗，對於我們的人民、黨、和國家，都是可憎而且痛苦的。」

蘇聯人民選舉最優秀的作家去參加國家的管理，國家的行政。有很多作家，都是各邦和全聯邦的最高蘇維埃代表或負責人員。

（未完）

減輕讀者負擔
敬請直接訂閱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世界知識叢書

本社出版世界知識叢書，目的在幫助讀者大衆認識世界大勢，灌輸時代知識，以客觀的態度分析和研究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重要問題。執筆者均爲當代國際問題名家，立論正確，文字流利，可作學校補充讀物及自修參攷用書。

豪門美國

準於六月五日出版

本書係美國名記者賽爾提斯(George Seldes)近作，原書名「一千美國人」(1000 Americans)，副題爲「美國眞正的統治者」(The Real Rulers of U. S. A.)。書中對美國財閥控制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祕密，作無情的揭露。他用了探照燈似的筆，直射到每一角落。大勢力、大企業、大雜誌、大反動，都在他權威的事實的透視下，毫髮畢現了。大胆潑辣，簡直令人咋舌；所言所述，又復有根有據。誠國際問題的奇書，亦報告文學之上乘。這是一本名符其實的「美國內幕」，也是一扇窺視華爾街的幕後活動的窗。凡欲認識今日美國者，不可不讀此書。全文分四篇，十七章，共二十三萬餘言，現已由杜若、張摯、樂棄三位先生精心譯出，準於六月五日出版，請讀者密切注意。

本書特點

譯筆忠實
資料豐富
分析詳盡
裝幀精美

繼「世界政治參考地圖」之後本社又一新貢獻

世界現勢圖解

金仲華編　朱育蓮繪

用地圖、圖解、文字三者綜合地解釋當前世界形勢，比「世界政治參攷地圖」更詳盡，更通俗，更爲讀者們需要。這是每一本刊老讀者每一研究時事問題者以及每一大學生中學生必備之參攷書——本書有地圖、圖表四十餘幅，文字說明六萬餘言。全書用米色道林紙精印，封面用重磅木造紙，三色套印，現正在排印中，準於六月中與讀者見面。

世界現勢十講（再版本）　李純青等著　基本定價五元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再版本）　沈志遠譯　基本定價二十元

一本研究美國的必備參攷書

美國與戰後世界

英·普列特作　陳原譯

作者普列特氏爲英國工黨議員，也是有名的政論家。戰前他曾著有"Light on Moscow"一書，風行一時（有中文譯本）。本書無疑是普氏最新的力作，在短短六萬言的篇幅中，他提煉了直到此刻爲止的關於美國的大量材料，給美國在戰後世界中的地位和動向，鈎出了一幅最明朗的輪廓。全書共分十三章，從美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過程，敘述到它的擴展運動如何達到現在的階段，以及如何引起美國進步勢力的鬥爭。凡研究今日美國者、是一本及時的參攷書。初版三千冊數日間銷去大半。基本定價每冊四元二角。

初版即將完　欲購從速

歷史的縱橫面　世界的橫斷面

論世界危機

非昔　李純青　范承祥　石嘯冲　等著

基本定價四元二角五分
六月五日出版

本書是目前國際政治形勢一個全面的總結。內計包括四篇專文，一篇書評。非昔先生的「論世界危機」就資本主義總危機加以分析，讀此可使我們明白世界危機的根源何在。范承祥先生「論美國援外總法案」把複雜的美國援外政策，作一明白扼要的總述。李純青石嘯冲先生兩文，實爲戰後日本和德國問題最完整的力作，此外尙有「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的書評，長達萬餘言；以及編者後記等。全書約六萬餘言，凡國際問題研究者及對國際時事有興趣者，均宜人手一冊。定價每冊十七萬元

欲求瞭解天下大勢　不可不讀此書

（本頁所列基本定價一律以四萬倍計算）